

通史上編卷之三十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唐睿宗玄宗帝紀

明旰郡鄧元錫纂

睿宗皇帝。諱旭輪。改諱旦。高宗第九子也。母武太后。初

殷王、徙封豫。嗣聖元年。太后廢中宗。以豫王立為皇帝。居別

宮。既七年。后革命。降為皇嗣。阽危者數矣。及后召中宗

還。皇嗣數稱疾。請遜位。而中宗復皇太子。封皇嗣相王。

中宗復辟。加號安國相王。遷太尉。讓不受。已立為皇太

弟。又固讓不受。而韋庶人與宗楚客等。日夜媒孽之。太

子重俊反。誣王及太平公主與交通。中宗使御史中丞

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獨一弟一妹不能容，而忍羅織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太后不肯。王累日不食。太后乃聽。忠愛如此，而陛下疑之，豈不泰甚矣哉！右補闕吳兢上疏言：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謀陷之。自古委信異姓，猜骨肉，未有不覆國亡家者。况天授而後，國家枝葉凋殘盡矣。陛下登極之日淺，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誼，何可使復興乎？願垂三思。中宗與王固無嫌，而相王恬於謹讓，以得免。已中宗崩于弒，帝后不發器，召宰相入禁中，易置之，盡置其私人。

徵諸府兵屯宮城，矯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參謀政事，慰衆心，而相宗楚客、葉靜能等言相王於皇后，叔也，嫂叔不通問。王不當參政事，從之。乃發喪，溫王重茂立。后臨朝，修武后故事，以諸帝典南北軍，謀革命。時相王子潞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結羽林豪帥，謀匡復。而楚客等日夜危相王，急甚。臨菑王乃與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會帝播主羽林軍，而驕虐萬騎，萬騎咸怨。王撫以誅諸帝，皆踴躍願效死。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着虎文衣，跨豹文鞬，稱百騎。武后時增至千騎，隸左右羽林中。既定畫，密以白太平公主。公主遣宗稱萬騎，置使領之。

其子薛崇簡從。或請白相王。臨淄王曰。我曹所爲此者。以狗社稷也。事成歸王。不成當以身死。毋累王爲也。且王仁萬一不從。敗大計。景龍四年夏六月庚子。臨淄王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雨星如雪。幽求曰。天命也。時乎時乎。不可失。於是入羽林軍。斬諸帝典兵者。以狗曰。帝后弑先帝。危社稷。今誅之。立相王安天下。敢助逆者。族遂。勒兵入玄武門。斬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比曉而內外皆定。於是臨淄王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王勞之曰。宗社不傾。汝之力也。遂以少帝命。收捕諸帝親黨。及宗楚客。葉靜能。紀處訥。趙履

張。張嘉福等。皆誅之。遣使分行諸道。宣諭進臨淄王爲

平王。薛崇簡爲立節郡王。鍾紹京中書侍郎。劉幽求中

書舍人。叅知機務。命宋王成器。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進

範。彭城王隆業。分典禁衛兵。蕭至忠。帝嗣立。趙彥昭出

爲諸州刺史。甲辰相王卽位。封少帝愍王。大赦內外官

一階。相王府官吏加兩階。長流長任人亦還者。並放還。贈帝月將。宣州刺史立功人。賜爵秩有差。放宮女還家。

是日景雲見。太常少卿稷。參知機務。兵尚書元之。同中

書門下三品。召嗣立中書令。追削武三思。崇訓官爵。暴

尸。秋。追復故太子賢重俊位號。諡賢曰章懷重俊曰節愍。論神龍

復辟功。復五王及李多祚等官爵。召洛州長史璟。簡較

自史二編 卷之三十七 三

吏尚書同三品。張仁亶。崔日用。薛稷罷。日用與稷爭帝

則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立平王

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帝兩罷之

為皇太子。廢武氏崇恩廟。吳陵順陵去陵名。秋。追廢肅

后安樂公主為庶人。罷墨勅官。譙王重福反。伏誅。重福中宗

後宮子為帝后所惡不聽朝后臨朝鄭愔過均州與重

福謀舉兵未發而帝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

王帝子當立相王雖有功不當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

殺留守天下可指麾定也重福喜令愔過洛聚徒待而

自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潛舍駙馬裴巽宅欲劫左右

屯營兵為亂侍御史李邕覺之馳右屯營呼曰譙王擅

入都作亂勉立功取富貴又急閉城諸門重福徇右營

不能動趨左掖門已闔縱火燒之左營兵至眾潰走重

福窘赴漕渠溺死愔與靈均皆伏誅初愔附來俊臣得

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帝氏至是附重福竟族

冬。詔孝敬皇帝主祔廟。違古義。於東都立別廟祀許公

蘇瓌卒。置諸州經畧節度使。是歲姚州蠻反二年春正月。太僕

卿元振中書侍郎說同平章事。改封溫王重茂為襄王。

追謚先妃劉為肅明皇后。妃竇為昭成皇后。出同三品

元之。璟。幽求。刺諸州。復斜封官。復武氏。吳陵。順陵。從太

主請也冬。御史大夫懷貞中書侍郎湜同三品象先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三年春。并汾絳三州地震耕籍田。改元太極夏

祀北郊。秋。九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八月。帝傳位皇太子。自稱太上

皇帝。皇太子即位。赦。改元先天立皇后王氏。九月朔日觸是

入貢初睿宗即位。群臣請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當立。而

平王有大功。意未有所定。而宋王成器前頓首請曰。世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所以重社稷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讓。劉幽求亦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量功絜德。無可疑者。帝從之。乃立平王爲皇太子。而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畧。自武后時以爲類已。愛幸之。誅易之。昌宗與有力。已又與誅韋氏。又帝同母弟親。遂干政。朝士競進者。爭走之。初以太子少。意頗易。太子已憚其英武妨已。與益州刺史竇懷貞譖之百端。帝不能無疑。嘗密召侍中韋安石問之曰。聞外廷皆傾

心東宮。信乎。安石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獨太平爲流言危之耳。太子有社稷大功。仁明孝友。中外共嚮。此社稷之福也。帝矍然悟。而公主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以易置諷。同三品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真宗廟社稷主。孰敢爲此議者。知政事陸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太子何罪。若之何。廢之事得寢。當是時。姚元之。宋璟等在政。革中宗弊事。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秩然。有貞觀末徽風。而侍御史倪若水。楊孚等。糾劾無所避。權貴毀惡之。帝謂大臣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不爾。反爲所傷。御史繩姦慝。非人主保衛者傷。

矣。於是元之璟同白帝出諸王歸藩。出太平公主於東都。以安儲。帝猶豫未有決也。頃之。帝謂大臣曰。術者言五日內當有急兵入宮。當慎防。張說曰。此姦人欲離間東宮爲此言。陛下第早以太子監國。即流言息矣。元之曰。說言善。此社稷計也。於是命太子監國。而出宋王成器。幽王守禮爲諸州刺史。居大平公主於蒲州。公主聞之。怒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甚間骨肉。各聚官寢前。命而崔湜以私侍公主。蕭至忠以阿附公主。俱得相。前相常安石。郭元振。李日知。張說等。俱罷。主勸帝復修武帝時諸稅政。天下遂失望。明年秋八月。彗星見西方。入太微。公主使術者爲帝言。彗所以掃舊布新也。今帝座及心前星。當有變。變在皇太子。欲以傾帝意。使其心太子。而帝顧自危。又素厭萬幾。乃言曰。傳德避災。朕志決矣。立出詔。傳位太子。公主及其黨皆罔爭。不聽。太子聞固辭。亦不聽。大言曰。汝爲孝子。豈必待柩前然後即位耶。於是政統於一尊而定。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蕭至忠爲中書令。夏。罷修大

明宮。以郭元振同三品。秋。太平公主謀逆。賜死。湜懷貞

至忠。義皆伏誅。帝爲太子時。河內人王珣至長安。因后

殿下在簾內。盍速諸。珣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帝知其理。范睢語也。遽召見。與語。珣曰。帝庶人。玆逆

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凶猾莫測大臣多爲之使臣
竊憂之帝引與同榻而坐泣曰上同氣唯太平言之恐
傷上心不言爲後患且奈何琚曰天子之孝在能安宗
廟社稷與否爾豈小節哉帝悅既即位以爲中書侍郎
時太平侵大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大臣衆
附之以帝安石不附已以爲左僕射同三品實不知政
事劉幽求與帝討內亂爲腹心及羽林將軍張晞密白
帝詩懷貞湜帝以爲然晞不密洩之帝大懼遽列上其
狀流幽求封州晞豐州及是公主謀廢立又與宮人謀
寘毒赤箭粉中進之琚言於帝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
左丞說自東都遣人遺佩刀贊之決荊州長史崔日用
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有日陛下曩在東宮猶然臣
子欲討之須謀力今獨下尺一制書立定矣顧猶豫何
爲萬一姦宄得志悔何及帝終以驚上皇爲憂日用請
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即上皇晏如矣帝乃決與岐王範
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
餘人入度化門梟公主黨常元楷李慈於北闕擒賈膺
福李猷於內客省出執蕭至忠岑羲於朝堂斬之懷貞
自縊死戮其尸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皆伏誅上皇聞
變登承天門樓問故元振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

等爾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
分徒居百福殿湜與右丞盧藏用坐私侍主流嶺南尋
以湜與爲逆賜死加諡王寶封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
一級四品已下加階皎毛仲力士等進官封有差先是
湜坐與譙王重福通當死以說幽求營護得免既附公
主即罷說政事幽求流封州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
之桂州督王駿知其謀留不遣乃免及是敗天下快之
至忠素有雅望爲公主所引用附之華州長史蔣欽緒
其妹夫也謂之曰子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至忠不應
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朝而滅之哀哉至忠嘗自
公主第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慙強笑
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去竟及禍故立身不可不慎
也召張說簡較中書令幽求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

復徐國公毀天樞

取銅充軍國用

制自今常法外屠割人者準

殘害之科冬幸新豐講武驪山

兵尚書元振坐虧失軍容流新州給事中唐紹

失軍禮

斬纛下召同州刺史姚元之爲兵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還宮改官名

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

禁寒潑胡戲劉幽求

罷中書侍郎琚出行邊

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帝曰琚縱橫之才可與定禍

亂難與守承平帝繇是疎之使按行北邊軍

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二

年春關中旱饑使賑給斗直言停諸陵供奉鷹犬錄囚

徒命祈祭名山大川墜暴骸簡責天下僧尼

以偽還俗者二萬餘

人避殿減膳撤樂

罷員外簡較官復置十道按察使魏知古罷

六月京師大風拔木

秋襄王重茂薨

謚殤帝

禁女樂作興慶宮

宴京師庶

老于舍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即賜於其家

以故司刑卿有功子

倫為恭陵令刑天后時酷吏周利貞等籍擯勿齒幸温

湯敕百官喪葬所司申品令高下制園宅下帳墳墓塋

域之式禁踰制者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采女子充掖庭帝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

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家訛言乃息

冬還宮

是歲并州節度大使薛訥以同紫微黃門三品擊契

丹及契丹戰灤河敗績除名復戰武街破之復官突厥寇北庭都護郭虔瓘敗之吐蕃寇臨洮軍蘭渭州

年春正月立子嗣讓為皇太子

降死罪已下

夏旱避殿

減膳錄囚徒六月山東蝗下諸道捕瘞

秋七月朔日蠲冬置侍

讀官行幸郿

賜所過年九十以上及篤疾者赦徒已下

幸温湯妖賊崔子嵩

等入相州作亂州司討平之

是歲西域八國請降訥擊突厥置金方道經畧大使

四年春幸温湯還宮夏六月太上皇崩

京師華陝大風拔木山東河南

比秋奉中宗別廟見禮儀志七

冬十月塋橋陵

謚大聖真皇帝

廟號睿宗

吏尚書黃門監懷慎卒幸温湯

定陵寢殿災

還宮紫微

令崇疾避位黃門監璟紫微侍郎頊同平章事停十道

採訪使是歲天武軍將郝靈佺擊突厥殺可汗默啜奚契丹降五年春正月不受

朝以宅憂故太廟四室壞帝將幸東都會廟室壞宋璟蘇頲皆符堅時物朽腐宜敗而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億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太極殿親饗祠更修廟耳帝喜從之遷神主大極殿素服避殿輟朝五日日親享侍讀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立太廟此諛臣之言願陛下幸東都昏霧四塞還都詔州縣蝗無

謹天戒納忠遠諛不聽

出今年租詔訪武德貞觀來勲臣子孫失官封者以聞

州縣有有道行嘉邈不仕者以名聞夏復明堂為乾元

殿毀拜洛受圖壇及瑞石碑文鞏縣水溢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汜水溢漂近

河二百餘家秋復舊官名冬太廟成饗神主于廟是歲奚契

丹內附復

置營六年春收天下諸州惡錢銷覆鑄見賄徵嵩山隱

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拜夏廬水溢壞廬舍溺死千餘人定配饗太廟

功臣故侍中桓彥範敬暉中書令張柬之特進崔玄暉中書令袁恕已配饗中宗故司空蘇瓌左相劉幽

求配饗宗廟庭始賦給官俸冬還都謂太廟詔元皇帝以上支孫失官者與五品京

官一人內外官三品以上有廟者給賜修祭器祭服有差是歲伐突厥吐蕃請和七年夏五月朔日觸

秋旱錄囚徒制卷服一依舊典禮經冬幸溫湯還宮皇

太子詰學行齒胄禮陪位官及學生賜帛有差八年春侍中璟中書

侍郎頊罷侍中乾曜中書令嘉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夏六月漶穀溢東都新安澠池河南壽安鞏縣冬幸長

春宮畋下邳還宮是歲突厥寇并源涼州九年春宇文融充勸農

夏六月漶穀溢東都新安澠池河南壽安鞏縣冬幸長

使括田簡逃人幸新豐温湯秋楊潤等州暴風發屋拔木漂船舫千餘九月朔日

獨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崇薨幸中書省冬罷諸王都

督刺史幸新豐温湯還宮是歲蘭池州叛胡康待賓攻

及九姓擊破之突厥遣使求和十年春幸東都詔内外官犯贓免縱逢

赦勿齒夏大水伊汝水溢河南府許汝僊陳諸州壞廬舍數千家博州河決秋遣使

存賑京兆盜自長樂門斬關入宮城伏誅冬幸興泰宮

獵宜州還宮始募兵充宿衛是歲安南亂命内侍楊思勗擊定之十一年

春幸并潞州所過存問高年解宴悖獨流死罪減一等

并州為太原府準京兆河南設官百姓祠后土汾陰賜

給復一年貧戶復二年元從戶復五年武官階勳爵帛張嘉貞罷兵尚書說兼中書令還都秋敕州縣

安集逃戶前令簡括逃人成煩擾故增太廟九室尊八代祖宣皇帝

懿祖祀廟室中置長從宿衛見兵制考釋奠諸州用牲牢冬幸新

豐温泉祀南郊赦幸鳳泉湯還宮十二年夏詔宗室國

王無後而屬近者封郡王夏選臺閣臣有才望者為州

刺史以山東旱故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旨宣制皆出自首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

上下相維當各申所見侍郎本令貳何得拱默已乎繇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秋七月廢皇

后王氏后弟守一賜死張嘉貞貶台州刺史冬幸東都

還宮閏十二月朔日觸是歲五溪酋反内侍楊思勗破平之以為輔國大將軍十三年春二

月幸龍門還宮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秋禁祥瑞冬封

泰山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於下壇是日日抱戴明日祀皇地祇於社官又明日

百史一編 卷之三十七

御帳殿受朝賀赦內外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階一級說旨建封禪議乾曜持不可不相說說多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加勲而無賜中外之幸孔子宅親奠祭十二月還東都大有年東都米斗十錢青齊

十五年李十四年夏戶侍郎元絃李同平章事六月大風拔木發屋毀端

門鳴吻秋灑水溢入漕杜相說罷召都護暹杜同平章事漂諸州租船數百艘

冬幸汝州廣成湯還東都日赤如赭是歲黑水秣鞞使入貢十五年夏

作十王宅百孫院皇子不出閣自此始秋雷震興教門樓鳴吻欄檻六十三州水一十七州

霜河北饒牛疫轉江淮南租米百萬石賑之許公頽卒

冬十月還都十二月幸溫泉是歲涼州督王君奐破吐蕃青海西吐蕃陷瓜州盜

殺王君奐突厥使入貢十六年秋行大衍曆冬召河州節度嵩蕭

同平章事是歲嶺南獠反楊思勗捕斬之金十七年夏

四月禘于太廟錄囚徒大風震電蓋田山崩令中書門下分詣大理京兆長安萬年等

疏決相暹元絃乾曜罷融字光庭裴同平章事嵩兼中

書令融尋黜刺汝州冬十月朔日十一月饗九廟謁

諸陵謂橋陵帝望陵涕泣制奉先縣同赤縣以所管萬三百戶供陵寢三府兵馬供宿衛曲赦縣大辟已

下諸陵取側近六鄉以供還宮幸溫泉宮獵渭濱還宮是歲雋州督張審素破蠻

擊吐蕃拔石堡城信安王禘十八年春二月大雨令百官休日

選勝行樂聽選司立循資格從吏尚書夏築西京外郭

命左右丞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任及

刺史者六月彗星見五車星孛於畢昴東都灑洛水冬

盜壞天津未濟二橋及堤損廬舍千餘家

左丞相說卒。是歲忠王浚領行軍元帥，帥十九年春。

帝躬耕興慶宮龍池。夏六月，大風拔木。冬幸東都，還都浚苑中。

洛水二十年。春二月朔日，蠲夏築花萼樓夾城。至芙蓉園，秋冬。

行幸潞州。給復二年。幸北都。赦。曲祀后土，睢上。命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用。

赦左降官量移，內外文武官加階，醮三日。十二月還宮。是歲，信安王暉擊奚契丹破之。二十

一年春，黃門侍郎休同平章事。夏旱，遣使往諸道宣慰。

賑給黜陟官吏，錄囚徒，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擢用。

并循資。時有司以循資格便，已不能用，時官自三師以入仕之途，冗濫極於此。秋七月朔日，蠲冬相嵩休罷，黃門侍郎耀卿。裴中

書侍郎九齡。張企同平章事。京師饑，出太倉米二百萬。

石賑之，分天下為十五道，遣置采訪使。二十二年春，幸

東都秦州地震。壞廬舍，殆盡，壓死官吏以下四千餘人，仍連震不止。命右丞相嵩

禱祠于山川，遣使存問賑卹。壓死之家，復一年一家。夏

侍中耀卿。裴黃門侍郎九齡。張禮尚書林甫。李企同平

章事。置病坊。慶京城行丐者，關中大風，拔木，冬十二月朔日，蠲是歲幽州節度張守珪擊契丹，斬

其二十三年春，耕籍田，赦。文武官三品以上，加爵四品

三日，蠲寡惻獨免。令五品以上官及刺史舉有王霸才

略，學究天人及堪將帥牧宰者各一人。江淮水，命本道

使賑給。十一月朔日，蠲是歲移伊西北庭都護，屬四鎮節度，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二十四

年春，責逃戶自貧，夏頒令長新誠，京兆醴泉妖人劉志

誠作亂擒斬之冬侍中耀卿中書令九齡罷林甫兼中書令仙客兵尚書同三品是歲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

績二十五年春置玄學博士習老莊夏四月殺監察御

史周子諒右丞相九齡貶荊州長史廢皇太子瑛鄂王

瑤光王琚殺之六月熒惑犯房心鵲巢大理寺樹以刑錯賀封

林甫晉國公僊客幽國公寺少卿徐嶠奏天下今歲斷死刑僅五十人獄院故殺氣

盛鳥鵲不棲止今有鵲來巢百官以刑錯賀帝推功元輔故封是歲河北節度崔希逸襲吐蕃青海西破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親迎氣東郊制天下死罪囚流嶺南餘放免京兆府

新開稻田給貧民州縣里皆立學三月星孛紫微垣歷斗魁十餘日乃滅京

兆地震立皇子忠王璵為皇太子赦內外文武官為父後者各賜勳一轉輔三日

九月朔冬兩京作行宮殿置左右龍武軍析左右羽林為之左右萬

騎營隸焉是歲吐蕃寇河西於舊六胡地置宥州册南詔為雲南王二十七年春加尊號

開元聖神赦左降官量移百姓免今年文武皇帝赦租鬴五日秋熒惑犯南斗冬幸溫泉還宮

是歲北庭都護蓋嘉運襲破突騎施擒可汗骨啜二十八年春三月朔日秋開通濟

渠是歲吐蕃寇安戎二十九年春制饒饒待奏報後開倉道遠

民無救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聞三月風霾洛河

北霖雨使賑卹洛水溢毀天津橋上陽宮及民廬舍溺死者千百人九月大雨雪無稻禾冬

寧王憲薨塋讓皇帝惠陵雨木冰是歲吐蕃陷廓州達化縣振武軍石堡城天

寶元年帝三年春正月改元赦百姓欠逋租稅及諸色並免前資官及布衣有通儒

學能文辭及軍謀武藝者具薦用內外官各賜勳兩轉加尊號郊辛卯享玄元皇

帝甲午享太廟

丙申合祭天。復舊官名。改侍中為左相。左右丞相為僕地於南郊。

守秋。僊客卒。適之。李為左相。武功山水溢。壞廬舍。溺死數百人。七月朔日。蝕林

甫加尚書左僕射。適之。兼兵尚書右僕射。冬。集靈臺成。

開廣運潭。是歲突厥可汗黨屬來降。二年春。改玄學為崇玄館。博士

為學士。追尊玄元皇帝為大聖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口。先天太

后。尊咎繇為德明皇帝。夏六月。雷震東京。應天門觀災。冬。幸溫泉。還宮。三載春。改

為載閏。二月。有星如月。海賊寇台州。討平之。冬。幸溫泉。墜東南。有聲。京師訛言。

宮親祀九宮貴神于東郊。赦。是歲九姓殺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河西軍

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立骨咄祿為可汗。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四載秋。冊壽王妃

常氏立貴妃。楊氏。河南睢陽淮陽等八郡大水。冬十月。幸溫泉。還宮。

是歲封外孫獨孤氏女為靜樂公主。外孫楊氏女為宜芳公主。出降奚契丹。饒樂松漠二都督安祿山敗奚契丹。奚酋長各殺公主。舉部叛。

五載春。刑尚書堅。貶括蒼守隴右節度使。惟明。皇貶播州守。夏。左相適之罷。希烈同平章事。

秋。堅惟明。配流。賜死。適之。貶宜春守。飲藥死。適之。恒山王承乾孫

皇太子妃離昏。堅妹。嗣薛王瑊。堅甥。貶夷陵郡別駕。冬。贊善

大夫杜有隣。著作郎王魯。左驍衛兵曹柳勣。獄死。六載

春。殺北海太守李邕。秋。命宰相錄繫囚。自五月不雨。至

決。配流徒。冬幸溫泉。改名華清宮。七載。春。大同殿。夏。高

力士為驃騎大將軍。上尊號。日開元天寶聖神赦。冬。幸

華清宮。還宮。八載春。二月。觀左藏。賜度支釧金紫。停折

卷之三十七

百史二編

衝府上下魚書

見兵制考府兵法盡矣

劔南置都護府禘於太

清宮

是歲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拔吐蕃石堡城

九載春正月群臣請封西嶽

三月西嶽廟災停封夏旱錄囚徒安祿山進東平郡王

節度使封

冬幸華清宮還宮

是歲南詔反陷雲南

十載春正月郊

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赦

庚戌大風陝郡運船火燒米船二百隻焚溺死五百人

秋廣陵大風潮覆船數百艘京師武庫災霖雨

冬幸華清宮復出師擊之高傑

芝擊大食安祿山

十一載春還宮夏王鉞賜死

東都大風拔木

發屋秋幸左藏冬幸華清宮林甫死國忠為左相十二載

春追削林甫官爵剖棺宗黨流貶

秋霖雨饒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令中

書門下就京兆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封西平郡王冬幸

大理疏囚徒

華清宮築興慶宮樓觀十三載春正月御華清宮受朝

賀還宮加祿山左僕射國忠守司空

天雨黃土霑朝服夏五月熒惑守心

六月朔日蝕

秋八月希烈罷武部尚書見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霖雨出太倉米百萬石開十場糶濟貧民

洛

溢漂一

冬幸華清宮還宮

是歲北庭都護程千里擒斬阿布思劔南留後李宓擊雲

南舉軍

十四載春宴群臣勤政樓

奏九部樂賦詩數栢梁體

秋免民

今年租冬幸華清宮安祿山反幽州陷陳留滎陽陷東

京

留守李愔中丞盧奕判官蔣清死之

帝還宮常山太守顏杲卿起討賊

十五載

帝四十年

春祿山僭號陷常山

太守顏杲卿長史袁履謙死之朔

方節度使子儀

河東節度使光弼

將兵討賊戰井

陁破之。夏六月。僕射哥舒翰及賊戰靈寶。敗績。爲虜。遂降賊。甲午。帝幸蜀。次金城。丙申。次馬嵬驛。六師誅相國忠貴妃。自盡。丁酉。發馬嵬。留皇太子東討賊。祿山入京。師已亥。次扶風。劔右節度使圓崔爲中書侍郎。憲部侍郎瑄房爲吏尚書。巴西太守渙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詔皇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復兩京。分遣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督諸道節度大使軍守禦。庚辰。至蜀。扈從官吏士至者僅二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帝旣平內難。在位。念爲天下。在任相。而中外舊臣。獨高刺史元之。明達有遠識。又洞於物情。事權欲召相。中書

令說與元之。隙諷御史大夫糾劾之。帝不聽。以殿中監姜皎爲帝私人。使以其私言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難其人。今得之。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才兼文武。多大畧。其人也。帝笑曰。此張說意。獨今汝傳告。汝何得面謾皎。叩頭首服。於是帝幸渭。召元之入見。至帝方獵渭濱。立引見。問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爲王者佐。無自棄。始折節讀書。然少爲獵師。老猶能之。帝悅。與較獵。馳逐控送如帝意。帝歡甚。旣罷。咨天下事。袞袞不自休。帝曰。卿宜留。遂相朕矣。元之知帝大畧。銳于治。欲先要說。堅帝

意。蹠請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可行行之，臣乃敢受命。度不可行，罷之。無所用臣爲也。帝曰：可得聞乎？元之曰：垂拱來，以峻法繩下，願政先仁恕。一。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將外強中乾，願不幸邊功。二。比壬俠觸憲網，皆以寵倖自解，願法行自近。三。往天后臨朝，喉舌之司，出闕人之口，易爲轉注，願宦豎毋與政。四。戚里競貢獻，自媚公卿，方鎮浸傲爲之，願租稅外，貢獻咸絕。五。外戚貴主，更用事，班序荒雜，願戚屬不任臺省。六。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願陛下接臣僚以禮。七。燕欽融，常月將，以忠被罪，自是爭臣杜口，願開言路，令群下得

數犯忌諱。八。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玉真金僊二觀，靡費百萬，無益。願絕寺觀營造。九。漢以祿莽闔梁，亂天下國家爲甚，願以爲求鑒。令外戚無與政。十也。皆切時急務大故，條白之，以觀帝俯仰。帝慨然曰：朕能行之。乃頓

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更名崇。崇，陝州人。

石人武后時爲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機叢委，奏決如流。后賢之，拜侍郎，進平章事。已兼相王府長史，崇意疑有間，以母老納政，詔以相王長史侍養。俄兼夏官尚書，崇知后猜忍，即上言：臣奉命事相王，而夏官本兵王無所用之。臣兼官終無益於王，詔改春官，尋許張易之出爲靈武道太總管，與張柬之等誅二張，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帥百官往起居，王公交慶，崇獨流涕。東之日，今豈公涕泣時耶？崇曰：比與討逆者爲社稷也。然臣事天后久，今違舊主故泣，乃人臣之義。時承武韋瀆出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以免。

政之後。綱紀大壞。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乃至無限。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法而紀官。任百官必各當其才。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又吏事明敏。朝稅政務。邊屯士馬。皆默綜。時決處之沛然。帝倚崇以大政。而盧懷慎清謹。得並相。崇嘗疾。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入惶恐謝。帝莞然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獨藉卿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立畫。時人目懷慎為伴食宰相。當是時。天子求直言。敬耆老。寬繫囚。錄忠良。詔敕諸州修常平倉。停不急之務。焚錦繡珠玉於殿庭。示天下以素朴。以聽朝暇。於宮中覽經籍。有疑無從質也。命選博學者儒一

二人入侍。以太常卿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充之。時

無量羸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以師傅禮禮

焉。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尚書奏擬。帝以郎御史起居拾

遺補闕。本天子侍從獻納官。必簡注。關重慎。制尚書毋

得擬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

者。補京堂官。使出入均勞。為著令。敕京官五品以上。外

官刺史四大府以上。各舉縣令一人。後視所舉政善否。

為舉者賞罰。召選人試理人策。乃注縣。將發。帝引見。臨

諭以惠養元元之意而遣。選人韋濟以辭理第一。擢醴

罷遣歸學。置十道按察使。廉訪吏治。或言置使徒煩擾

人。不入第。

無益。獨請精簡刺史郡守縣令。端治本。崇曰。今止擇十使。尚患未盡得人。況天下州三百餘。縣多且數倍。又安得令一一稱職乎。且爲此者。正以簡刺史守令也。京尹崔日知。暴不法。御史李傑論糾之。日知構傑陰罪。告之。傑待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居彈糾之司。而奸人得以其私恐喝之。則御史臺可廢矣。帝命傑視事。貶日知。歙縣丞尚書左丞韋玠。以郎官不舉職。請澄汰。已有敕出。玠刺小州。相崇言玠方奉公。而驟見貶黜。議者謂郎官謗傷而然。則自今左右丞。不復敢舉職矣。將尚書省可廢。詔改玠冀州。薛王業舅王仙童。以侵暴爲御史所糾。

王請敕覆按。相崇懷慎。言御史糾非法。而親王請別敕。裕之何以齊衆。而僞童竟抵罪。申王成義。請改府錄事。爲參軍。崇不可。曰。王無專軍。參軍非所以爲名也。如故。便而貴戚肅然。中睿時。負外官。蕪濫甚。敕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負外簡較官。武肅時。貴戚中官。營佛寺。度僧甚夥。袞狎民。削髮爲僧。以避繇。相崇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事佛。不免於禍。用度姦人。壞正法。何爲。命有司。沙汰僧尼。萬二千餘人。時帝方勵精事。必訪崇。應如響。故特見尊遇。見便殿。必興。還臨軒。送馬。始崇於帝前。序郎吏。帝左右顧。終不視。崇

失意疑有間之者趨而出高力士進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相可否今宰臣序吏而陛下不應豈虛懷聽納之體乎帝曰我任崇相國大政當與共平決至用即吏細事崇顧不自裁煩我耶崇聞乃大安繇是君相一心而天下大治後病疴請告帝遣使勞問日數十輩會相懷慎薨源乾曜獨對所白善帝曰是必崇畫有不稱曰胡不就崇議之遷崇四方館養疾聽家人入侍得就咨崇因辭帝曰設四方館為官吏徙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何庸辭已而請避位不許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乃得請進開府儀同三司而老

崇既相中書令

說懼潛請岐王即申款他日對便殿崇行故微蹇問之對曰臣乃損足帝曰無甚痛乎對曰臣心有憂痛乃不在足帝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以輔臣而密乘車入王邸恐王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刺相州魏知古故為小吏崇引薦之及並相有卻知古攝東都選還帝召崇宴語旁問曰卿子才乎今安在崇揣知帝意即前對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為人多欲而少慎不才也帝始意崇庇其子故為隱覘之及聞崇對大喜曰卿可謂遠其子矣然謂朕安從得之崇曰必魏知古也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以至此臣子愚謂其見德必以事干之耳帝於是美崇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入必謂陛下為私臣帝乃止無何知古卒罷為工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是避開元號更今名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崇請遣御史督州縣捕瘞或謂蝗天災捕之非古義崇曰詩有之秉此蠱賊付昇裂火漢詔曰勉順時令督農桑去螟蟻以及蝨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易集請夜設炬燹之而坎其旁且焚且瘞立盡也議者以為蝗多不可得盡崇曰昔魏山東蝗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至

牛馬自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易蕃息。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成患乎。相懷慎。亦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於人之饑而死乎。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帝曰。善。出御史分道行捕蝗。明年山東復大蝗。崇又申前命。汴州刺史倪若水曰。蝗天災。非人力所及。獨宜修德。讓之。劉聰時嘗捕埋。爲害益甚。格不捕。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脫云。修德可免。將豈無德。致然。遣敕使察州郡捕蝗者勤惰。以聞。繇是蝗以多死。歲不大侵。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崇每坐二人。以質疑。太息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無闕政矣。嘗問齊澣曰。子觀我爲相。可方古何人。澣未對。追問之。復不應。已而曰。何如管晏。澣以崇所行政數。回易欲以規。因曰。管晏法雖不能施於後。猶可沒身。公所爲法。旋自更之。似不及也。崇撫然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救時之相耳。崇撫掌笑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拾遺張九齡以附麗崇者。頗得進。奏記言君侯職相國之重。而淺中弱植之徒。延領企踵。諂親戚。媚賓客。以求進。此安可聽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情。與不妄愛。

志士之節也。彼其人。初則許之以死。體面俱柔。終乃背之。翻飛身名。自詡其間。豈必無才。所失在於無耻。君侯察其苟附者。謹其輕受者。則爲政之道得矣。如一收用。見形不察。以謂請謁得行。明主在上。君侯爲相。亦豈宜有此聲矣。崇大喜。手書報慰。謝焉。蓋其度也。崇疾病。爲治令。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絕後爭。以時服。欵金玉。玩好。毋從。瘞。毋事佛。造經像。求冥福。薨年七十二。贈楊州大都督。謚文獻。子奕。修謹。至尚書右丞。奕異至。卿刺史。曾孫合。勗。咸知名。初。璟召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往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一語。思勗素貴幸。殊望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之。已進黃門。監得相。以清議格上心。以禮制肅群下。以公正任百官。抑浮競。杜請託。時時犯顏正諫。帝甚敬憚。每拂已從焉。封皇子。皇女。命宰臣差次諸王公主。封邑號名。且密敕。

別擇一美稱。及善好色。別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同等別封。恐傷鳩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文帝納之。夫人不爲嫌。以其於久長計爲得也。臣不敢別封上。帝嘉納。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昭成皇后家塋。竇孝謹故事。得爲墳高五丈一尺。璟駁如著令。敕如所請。璟封還敕曰。古者墓而不墳。聖人制喪紀。衣裳棺槨。皆有度有數。所以爲坊也。當度人追王其父。作鄴陵。而禍不旋踵。竇氏已侈。不可蹈也。夫后父重戚。豈憂乏用。官給其物。一朝可具。而臣區區陳聞者。欲明朝廷之政。示中宮之美於天下耳。必情

不可奪。請準一品陪陵制。墳四丈。帝大喜曰。朕嘗欲正身。以綱紀群下。容於后父有私耶。然人所難言。而公能之。誠所望也。可其奏。賜絹四百疋。始貞觀時。中書門下三品官入奏事。必諫官史官從入。有失則匡正。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側僻。乃於御座前屏人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俟其退。乃出事。不得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風聞彈射。又險詖相傾。至是璟請復前制。昭公平。帝以日蝕。避殿減膳。錄繫囚。且求直言。璟進曰。陛下降德音。卹民隱。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人之所以慎赦也。臣恐議者直以日蝕修刑。日蝕修德。或

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竊以謂天道難知。國政至賾。非
可以一端求也。進君子。退小人。止女謁。杜讒夫。所以修
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吏無苛治。軍不輕試。所以修
刑也。願陛下常以爲念。兼修而謹用之。雖有虧蝕。將轉
而爲福。且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應天以實。無空文。帝嘉
納。帝行幸東都。過峭谷。道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傾使
官。璟曰。陛下方事巡行。而以道路故。罪二臣。吏必且嚴
供張以求免。恐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
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且是不爲無罪。請令
待罪朝堂。而後免。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

才畧能文詞。而性多端。好是非。更作璟奏。以爲二人若
全引擢。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陝
二州刺史。璟爲相。務擇人。任官守法。杜恩私。時朝集使
往往齎資入京師。爲賂遺求選。璟一切勒罷。又負罪妄
訴者三百人。璟疾其亂法。付御史臺推治。人多怨者。會
天旱。賂優人傾之。作魃狀戲帝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
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繫獄
抑之。故出。帝意頗惑之。會璟白遣御史括江淮惡錢。使
者頗嚴急。致怨。遂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璟與崇相
繼爲政。志操不同。而同歸於治。崇尚通善。應變成天下

之務。璟守正。為天下持法。以能進退賞罰。依於公平。紀綱振舉。而天下治康。後張嘉貞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每為之失聲嘆息焉。後召為西京留守。帝東巡。謂曰。卿國元老。朕東巡。別必經時。何以啓告朕。璟因條時政極言。帝手詔褒答。遷右丞相。說左丞相乾曜太子少傅。皆舊相同。拜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百官會省堂上。帝賦三傑詩。賜焉。時王毛仲方寵幸。有婚會。帝問何須。對曰。臣無所須。但未能致客耳。帝曰。朕知汝不能致者。客一人。必宋璟也。對曰。然。帝笑曰。朕為汝召客。明日。帝謂宰相曰。朕家奴王毛仲有婚會。幸卿等一枉。明日。百官畢造。璟曰。中不至。皆不敢嘗食。以待久之。乃至。執卮酒。西向再拜謝。乃飲。飲不盡。卮。遷補疾作。上馬去。其剛正老而彌篤。如此。後請老。賜全祿。居東都數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帝中身稍欲縱。猶自力於所為治。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張餞於洛濱。御製詩十韻。

賜焉。封泰山。幸孔子宅。宴從官。宋州謂侍臣曰。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魏州崔沔。上供帳無錦繡。皆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皆獻規。其曰。人重授。則不足以告成。朕甚味乎其言。若三人者。可謂良吏矣。顧刺史寇泚曰。比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吾左右也。自舉酒賜之。以丘為尚書左丞。沔散騎常侍。耀卿定州刺史。猶重吏治如此。已間相於蕭嵩。嵩屬意左丞丘。丘讓於韓休。嵩以休柔易制。引薦之。及金相。休方正有大臣節。數犯顏諫爭。亦往往面質責嵩。不為諱。前相璟聞之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帝時稍稍耽。

宴樂。爲盤遊。心憚休。則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一日引鏡自照。忽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異時。帝太息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順指。旣退。晉寢未嘗安席。休常力爭。旣退。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非爲身也。猶長相如此。以生日爲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中書令九齡具表言。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爲鑒。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奏之。曰。千秋金鑑錄。帝覽書。褒美。後賜白羽扇。時九齡業有危心。立獻賦。畧言伊昔皋澤之時。常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其何忌。肅肅曰。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

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手批答曰。覽卿立賦詞高理妙。具見情素。朕詳味久之。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捐棄篋筥。義不當也。猶任賢如此。開元初。宋王成器。旣堅以大位。讓與申王成義。皆帝兄。岐王範。薛王業。帝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皆與有靖難功。而帝天性於友愛最隆。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時時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起居飲食必共業。嘗疾。親爲煮藥。火爨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飲此而愈。鬚何用惜。宋王允恭慎。未嘗及時政。結外交。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帝以宮旁饒近地。聽之。賜成器等宅。環官側。便出入於宮西。

置樓。口花夢相輝。南曰勤政務本。時從諸兄弟游觀焉。後稍禁羣臣。毋得與諸王私交通。駙馬都尉裴虛已挾讖。緝從岐王範遊。流新州。離昏而待範無少間。謂左右曰。吾兄弟本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依附耳。吾終不以此薄吾兄弟也。猶篤親如此。嘗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刈。曰。所以薦宗廟也。其何敢不親。且欲使汝曹共刈之。知稼穡艱難耳。猶重本務如此。而帝本多欲。初以厲精抑畏。內自拂於欲。至中歲稍怠。見海內完富。意欲廣而恣。雖於所欲。好貨好色。好攘四夷爲功。而又有惑志於僂。開元初。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

銷毀。供軍國用。其珠玉錦繡。焚殿前。而蕭禁會官闈。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婦人從其夫。令天下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罷京畿織錦坊。已宇文融實始爲帝言天下戶版刑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間里。避繇賦甚衆。請加簡括。而清逃匿戶羨田。收其賦佐國用。於是令州縣責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於在所附籍。或牒歸故鄉。從所欲。過期不自首者。謫實邊。其新附客戶。免六年租。調於是遣融充勸農使。覆田而置判官十人。使分行天下。括正丘畝。招徠戶口業之。使者競刻急。州縣承風旨。張虛數爲功能。得

偽勳亡丁甚衆得戶八十餘萬田穰是歲終得羨贓錢數百萬緡帝悅拜御史中丞而百姓愁苦起爲盜勅州縣安集方融巡行時勅州郡事無大小先牒勸農使然後申中書中書省待勸農使指揮然後決於是融權重威於宰相時議者多言遣使者爲煩擾無益下百僚議公卿內憚融不敢言獨侍郎楊瑒以爲括客戶免稅不利於居人又於田籍外征科民滋困殆得不償失忤旨出刺華州已融領汴州刺史河隄使又建白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陸運本錢收其息入官興役紛然而得不償費召人爲鴻臚卿兼戶侍郎竟入相坐侵盜官子錢

巨萬流巖州死而天子頗恨其才用未盡也又楊慎矜爲太府筦出納諸州上供物有水漬損破若色不鮮者却不受令本州析估轉市以供徵調繁富以得幸繇是轉運使韋堅候主意欲勾剝財賂進奉以爲功擢陝郡守董水陸轉運堅奏白言西漢至隋自關門抵長安有運渠通山東漕此其來蓋久請從咸陽壅渭水爲堰絕灞澹而東注開西末豐倉與渭合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坂下聽之而澹水上東有苑苑有望春樓堅乃于下穿廣運潭達樓前漚之蓋二年而後成渠成帝登樓從群臣張宴臨觀焉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餘列潭中篙工柁師皆大筮侈袖芒屨爲吳

楚服舟各以郡邑所產者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南海
珠瑁象齒豫章磁器宣城空青石綠之類皆暴陳其
上連櫓尾銜進數十里不絕而署郡縣名觀示之關中
人未始見也皆駭歎聚觀陝州尉崔成甫以京師謠有
廣陵銅器歌與事協而天子從桃林縣古關尹喜宅得
寶符更變為得寶歌自度曲十餘解令官妓白衣缺袴
綠衫錦半臂偏袒紅抹額一人立艦前倡歌百十人和
歌以為歡堅乃取諸郡輕靡貨上帝所及牙盤百上食
請得給貴戚帝大悅擢散騎常侍兼官累使已進御史
近臣為匪頌

中丞而天下調發愈煩

編後人一年賦賜舟工錢二百萬

開元初王皇

后以帝微時妃預大計得立及即位愛弛而武惠妃有
寵內便之帝與姜皎議欲廢后皎洩其語帝發怒杖殺
之后不台安承問為帝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
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時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

父仁皎小字也繇是得父無廢已后兄守一使僧明悟
為后禮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帝名佩之事覺
賜守一死后竟廢無何卒欲立武妃為皇后御史潘好
禮疏諫曰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可
以為子惠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于紀亂常
為天下所共疾惡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流廉
夫不飲匹夫匹婦尚擇匹配况於天子乎願慎選華族
稱神祇之心且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一儷宸極
則儲位不安帝覽之意沮得不立開元初詔公主實封
準貞觀制皇妹千戶皇女五百戶或言其已儉帝曰租

賦皆百姓所自出。良苦。我何得私所親也。且戰士出死力衛國。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勤而當多享。戶口爲千。且吾以訓儉也。至是以惠妃女。未穆公主下嫁。敕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天后惟太平一女。故厚。然竟以驕敗。奈何以爲式乎。帝遽命止之。猶自克如此。開元初。安西大都護郭虔瓘。請募關中卒萬人。請安西。皆給遞續食以遣。將作大監常湊疏諫曰。今西域服從。雖小有盜竊。舊鎮女自足制之。關中天下根本。頻年卒戍。以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資荒服爲乎。非彊幹弱枝之道也。又萬人征行。六十餘里。咸給續食。秦隴之西。

戶口漸少。涼州地皆沙磧。其何以供億。儻軍行不至。而戎稽天誅。所損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而虔瓘果無功。已虔瓘復奏。奴八人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相懷慎以爲恃功侮法。不可許。從之。於時突厥默啜數窺邊。邊將郝靈佺擊斬之。傳首京師。相璟念天子方盛年。恐于寵傲利者。行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而賞始行。僅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吐蕃使請和。致書用敵國儀。帝志不許。相說曰。吐蕃無禮。宜誅夷。但天下連兵十年。并涼河鄯民憊甚。今悔過。願聽款。以紓邊人。帝意解。曰。侯與君。奚議之。君奚者。河西節度使也。說退。謂人曰。

夫夫勇而無謀。常僥倖進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朝。果請深入進討。毋聽和。會吐蕃入掠甘州。君奭勒兵乘情歸躡之。及於青海西。大破其後殿。獲輜重羊馬以萬計。遷左羽林大將軍。而帝愈益事邊功。君奭以四部隸怨為所賊死開元初。河南參軍鄭銳。朱陽丞郭仙舟。各投醜獻詩。帝曰。是其詩崇道法。於時務無當。從所好。度為道士。帝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集僊殿。帝曰。僊憑虛寡實。而賢才濟理。實具也。今朕與卿等合宴此。此謂得賢。僊何足慕哉。更名殿曰集賢。帝又言春秋於祥瑞不書。勅天下毋得奉祥瑞。及是居禁中。以聲色自娛。念獨在長生。

於是方士所在爭言符瑞。言長生信之。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祀九宮貴神。禮在大清宮太廟。上牲玉侔天地。時帝既自演南華真經。顧中書侍郎陳希烈曰。經養生主。朕既悟其旨矣。則德充符。何詎無應。希烈稽首言。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希常奇絕之瑞。表之。少選需之耳。於是參軍田同秀言。見玄元皇帝於寶僊洞。言桃林縣故關尹喜宅也。有妙寶真符其中。遣使求。得之。帝大喜。希烈言靈符降錫。與帝意冥合。宜宣示史官。於是林甫等請捨宅為觀。祝聖壽。帝益愈喜。而求僊費乃不訾。開元初。更武韋殷憂後。天子意未怠。而元老碩人本

舊德。爲帝所尊憚。其後猶慎擇其人使之。所用相姚崇尚通。宋璟持正。盧懷慎尚清。張嘉貞尚吏。蘇頌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無慮皆得人。後天下承平。又戶口殷盛。米斛三百錢。行萬里。人不持寸兵。於是天子泰然無慮。顧意彌怠。而左右大臣皆帝所識。權易之。怙諛惡直。乃爲佞人所深逢。而肆。李林甫者。長平肅王曾孫也。城府深。人莫測其際。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必死之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劍。始時陰自結宦官。伺知帝動靜。先得所欲爲。故奏對多稱吉。帝愛信之。得官同三品。時武惠妃特幸。林甫遣宦者言於妃。願盡力壽王。於是妃從中擁護。

之甚勤。時相九齡忠寒。事細大力爭。帝不悅也。而林甫以其妨已。方傾之。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欲以爲侍中。九齡曰。不可。宰相代天理物。非其人不授。不可以賞功。帝重邊功。拂之曰。假名耳。何傷。九齡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守珪獨斬可突于功耳。有如後邊帥。有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事得止已。而梁州督牛僊客以修邊功。欲以爲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故事。多舊相爲之。僊客獨河湟一使典耳。立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法非有軍功無實封。邊將積穀帛。繕堡塞。適其常職。陛下卽欲

賞之。以金帛可也。獨奈何遽裂地封乎。帝艷然曰。卿以
僂客爲寒士。薄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
荒陬孤生。誠不自知。陛下過聽。以文學見擢用。僂客起
自胥吏。目不知書。若大任。恐不愜衆望。帝不悅。翌日間
林甫。林甫曰。僂客宰相材。顧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
古義。失大體。於是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監察
御史周子諒論僂客非宰相材。與九齡論合。林甫因譖
子諒。故九齡所薦士。爲九齡使。帝大怒。以爲媚嫉。殺子
諒。貶九齡荊州長史。而僂客得相國大權。盡歸林甫矣。
皇太子瑛者。帝第二子也。初名嗣讓。母所從出者。微。母

愛時得立。加元服。令詣國學。行齒冑禮。納妃薛。爲曲赦
卻下。而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迨武惠
妃特幸。生壽王瑁。諸妃愛皆弛。而太子及二王皆疎薄。
已用惠妃譖欲廢之。相九齡曰。陛下享國久。而子孫蕃。
天下喁喁。以爲大慶。今三子皆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
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昔晉獻公聽驪
姬之讒。殺恭世子。而三世亂。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
懷。而中原爲墟。隋文帝納獨孤后語。黜太子勇。以遂失
天下。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闈。請九齡曰。有廢必有
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變色曰。房幄安得有外

言。遽以白帝。帝爲色動。故久得無廢。及是駙馬都尉楊
泗構太子於惠妃。惠妃泣訴帝。言太子及二王私結客
甘心妾母子。圖爲逆。帝怒甚。召宰相議。林甫故以附武
妃進。卽用李勣。詔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與。於是
廢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琚。爲庶人。尋殺之。瑤。瑒。皆好學。
有才識。死不以罪。天下惋惜。而武妃中內自歎。數見太
子若二王爲崇。而疾病無何死。謚貞順皇后。歲餘。後官
無天麗。當帝意者。或言惠妃子壽王妃楊氏之美也。帝
召見。大悅之。時策爲壽王妃十年矣。乃令妃自以意表
請謝王爲女官。許之。賜號太真。而更爲王娶郎將常昭。

訓女爲妃。而潛納太真於宮中。不替歲。寵遇如惠妃。已
冊爲貴妃。贈妃父玄琰爲兵尚書。呼妃三姊爲姨。封韓
虢秦夫人。恣睢爲豪蕩。貴寵震京師。妃嘗以妬悍不遜。
送歸第。是日帝念之。不能餐。及夜遣高力士迎歸院門。
啓而入。於是女謁權賄。復赫然與武韋時等矣。林甫既
專國。益媚事左右。伺上意。迎合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
聰明。以擅權。又屢起大獄。誅貴臣以立威。凡朝臣才望
出已右。及爲上所知者。皆陽以好結。而陰百計去之。雖
巨奸宿猾。未能自解免也。以帝好文。尤忌文學之士。帝
嘗謂嚴挺之安在。彼其才可用也。挺之時爲絳州刺史。

林甫欲逆閉其塗。還召其弟。諭以上意甚眷厚。蓋彌疾求還都。得一見。復用可得也。挺之喜。具疏上。林甫即持白帝云。挺之老疾可念。宜授以散秩。便醫藥。帝嘆咤久之。以爲負外詹事。而挺之終廢。左相李適之頗幸。林甫欲傾之。陽從容言。華山有金鑛。誠采之。國可富也。他日適之言之。帝以問林甫。林甫曰。臣固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恐有傷。是以不敢言。帝益以林甫爲愛已。而適之見疎。林甫忌諸諫官論事。明謂之曰。今明主在上。羣下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後悔之何及。補闕杜暹上

書言事。即黜爲下。却令白是朝廷士大夫。爭持祿養恩。忠諫屏絕矣。初太子瑛既廢。林甫附武惠妃。固請立壽王。帝以忠王璵年長。又孝謹好學。立之。將受冊。儀注中有中嚴外辦。及服絳紗袍。王嫌與至尊同。表請易。帝大說。停中嚴。改外辦曰。備易絳紗袍爲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王不就輅。步而入。帝大說。而林甫以非其所翼戴也。深心傾之。會蕭堅以通漕得寵。而女弟爲太子妃。相適之媚事焉。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爲上言。林甫專權。林甫痛疾之。又俱於太子有睽。則日夜蹤迹之。會正月望。太子

夕出遊與堅會。堅又與惟明通。於是林甫使楊慎矜告
堅。惟明謀共立太子。下詔獄窮訊太子懼。表與妃離昏。
於是堅貶縉雲。惟明貶播州。尋遣御史分道賜之死。適
之日殺。警音大夫杜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騎
衛兵曹柳勣妻。勣狂疎結豪俊。與妻族不協。為飛語告
有隣。爾圖讖。搆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鞫之。太子
懼。復立出良娣。而勣有鄰皆杖死。先是有薦法曹吉溫
之才於帝者。帝召見
識之。斥不用。口是不良人也。及林甫數與大獄。求獄吏
得溫大喜。又以羅希奭為吏。刻深引為殿中侍御史。二
人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周入之時。謂之羅錡。吉溫於
是獄事。有微涉東宮者。皆下二人鞫。而使楊釗奏劾之。
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當是時。太子幾殆。然帝以貴妃故。中內慙

壽王不欲立而貴妃無子。太子仁孝謹靜。學士張洎中
官高力士力左右護之。故卒莫能間也。咸寧太守趙奉
璋條告林甫罪未上。林甫諷御史逮捕為妖言杖殺之。
忌戶侍郎楊慎矜為帝所厚幸。陷之死。其獲罪流貶者。
以在道逗遛。白下敕左降官日馳十驛往。而左降官經

考訊者多不復全矣。

慎矜隋煬帝曾孫。王鉞太原祁人。也。鉞為戶日色後使救復百姓租

鉞奏獨徵其輦運費。廣張錢數市輕貨上之。所輸乃甚
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租庸六歲。而更邊將耻敗士
卒死者不申牒。買籍不除。鉞皆以為避課。六歲外悉徵
其租庸。民無所訴。中外嘆怨。慎矜與鉞父中表兄弟也。
引鉞入御史臺。鉞遷中丞。慎矜猶以故意名之。鉞不平。
慎矜不覺也。林甫因使圖之。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
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買莊避亂。鉞遣人以
飛語告慎矜。煬帝孫與妖人往來。家蓄讖書。謀為變。帝

大怒。夜慎於繫獄。命楊釗、盧鉉鞫之。鉉入長安，搜其家。袖讖書入閤中，出之以爲證。於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坐者數十人。林甫崖阱深阻，有堂如偃月，欲排構大臣，則閉戶其中，思所以中之者。嘻笑而出，則其家立碎。先是宰相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怨，讎虞刺客，俵刃其腹，出擁步騎數百，居重關，複壁牀。一夕，屢徙。雖家人莫知其處。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常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又處鈞軸，怨讐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楊釗者，貴者久之，曰：勢已然，可若何？謂不能自還也。妃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采訪使章仇兼瓊以帝遇之厚，忠爲林甫所危，欲內結與援，辟釗爲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傾貲爲裝，齎之以賂。遺秦韓號三夫人，使爲容，得召見。大幸，出入禁中。嘗使較文簿，精核。帝太息曰：此強明度支也。卽使判度支，以聚歛驟遷。歲終

領十五使，嘗奏以爲帑藏。充初古今罕儔。帝帥群臣，往觀。賜釗金紫，賜名國忠。繇是帝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度。愈縱矣。貞觀時，邊將皆以忠力任，而總帥皆大臣。爲之開元中，儒臣張嘉貞、王駿、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皆以方略積邊勞，自節使入相。林甫恐妨已疾之欲，逆閉其塗。說帝曰：以陛下神武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士卒，奮平虜也。不如用蕃將爲大使，彼生而鞍馬習行陣，若陛下感以恩意，擢爲使，必且盡死虜滅矣。帝曰：善。而安祿山、高僊芝、哥舒翰等，皆領節度，專制邊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也。母適

安氏冒其姓。性狡黠。善揣人意。欲平盧使張守珪愛之。養爲子。嘗敗軍。當誅。帝遠張九齡議。特赦不誅。而祿山見天子銳然有威撫四夷之意。日夜徼邊功。以祈寵。數侵軼奚契丹契丹諸部。各殺所尚公主。以叛。而祿山徂擊大破之。又誘致虜。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十萬。於是大幸。賜爵東平郡王。兼河東平盧河北三鎮節度使。握重兵。雄北邊。至是請入朝。帝命有司爲起第於親仁坊。勅窮極壯麗。曰胡眼大。毋惜財力。爲所笑。旣至。召見。出入禁中。得毋事貴妃。數通宵不出。至醜聲外聞。帝恬之。不恠也。於是吉溫艷祿山執附之。傾林甫。初林甫

以國忠有掖庭之助。倚爲援。以陳希烈易桑引並相。及是林甫與國忠隙。希烈顧附國忠。頌共傾濟之。林甫乃大紕。會南詔數寇邊。林甫言國忠故領劍南節度使。習兵。宜遣巡邊。國忠泣爲帝言。臣行必且爲林甫所害。帝曰。卿暫至蜀。朕屈指計還期矣。還且相卿。時林甫已有疾。大憂。憊不知所出。已而國忠果召還。謁林甫。拜床下。林甫流涕被面。謂之曰。林甫死。公必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至踵。林甫旣專國十九年而死。於是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告林甫與阿布思反。下吏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

林甫未葬。制削官爵。剖棺。抉金珠。褫金紫。子孫流嶺南。黔中。賜陳希烈爵許公。國忠爵魏公。當是時。國忠權寵震天下。國忠疎脫。氣盛驕。既得位。百僚莫敢相可否。苛督所屬官。鈎制之。始李林甫。給帝言。天下無事。請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委。並於家坐決。既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請署左相。不敢詰。至國忠相。益倨。常見素代。希烈署。惟謹。先是銓定注。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得。繳駁。國忠使吏於其家定負名訖。集百官尚書省注唱。召左相。隅坐。侍中侍唱訖。目之曰。已過門下矣。其專橫如此。又使佞專。徇帝意。欲逢之。嘗淫用敗稼。帝內以爲。

憂。國忠擇禾穎粟者以進。曰。雨不爲敗也。扶風太守房瑄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劾。後無敢以水旱聞者。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節度。召募戍瀘南者。苦險遠之興。舊勲戶免行。國忠令先取勲家行。舊募法。願奮往者聽。國忠遣御史督迫無應者。則詭設餉。召貧弱者食。縛置諸室中。械送屯道者。輒以所送吏代之。遣劔南留後李宓將兵十萬擊南詔。南詔反。屬所善鮮于仲通將兵十萬往擊之。師覆于西洱。又覆于太和。前後喪師二十萬。國忠匿其敗。以捷聞。益發兵討之。國以大困。先是安祿山既兼領三鎮。而驕。自以曩不拜太子。見帝春秋高。頗。

內懼。又豔中國殷富而輕其武備。玩弛蓄逆謀。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以圖讖逢之。勸令反。以史思明。田承嗣。安守忠等爲爪牙。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千餘人。爲親兵。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始以李林甫狡猾。踰已畏服之。每見林甫。林甫輒於言表得其情。雖盛冬。背爲汗下。呼爲十郎。奴事之。歸范陽。見信使。問十郎何言。得美言輒喜。或云。詔安大夫好簡較。輒反。手據牀曰。噫。嘻。吾死矣。及國忠相。視之蔑如也。國忠大惡之。屢言其必反。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召之。祿山立馳至。見帝泣曰。臣胡人家。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嫉。死無

日矣。帝撫勞甚至。欲倚爲相。念祿山本胡人。誠相之恐。四夷輕唐。乃以爲左僕射。遣歸辭。飲餞醉解御衣覆之。自是有言祿山反者。帝輒縛送之。而國忠言莫能聞矣。已而祿山來領群牧監。總戎馬。得兼閑廐群牧使。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勲效乞超資加官賞。得除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最後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國忠推右相見素入使。極言其不可。帝迎謂見素曰。卿等豈疑祿山有反心耶。見素極言祿山反已。有端。其請蕃將代漢將者。欲盡用其族類。相爲死也。今祿山業已擅天下兵馬。大半復盡用其種族。何憚。而反乎。時帝

先入闔使輔璆琳語信祿山無異志曰卿勿憂朕自爲
鄉保之竟從其請始祿山以帝待之厚欲俟帝晏駕然
後發而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以白久之帝中疑祿山
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覘知之國忠又數數激發其事
令速反以取信於是祿山反范陽步騎精銳十五萬誓
衆引兵南以誅國忠爲名烟塵千里百姓承平久不識
兵河北州縣皆望風瓦解事聞百官惶駭而國忠以先
識自功楊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
也不過旬日必傳首京師帝喜以爲然於是斬慶宗命
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賊以榮王琬爲

元帥不出閤高僊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州祿山兵
本邊人精勁習戰常清所募皆市傭不識兵戰墜子谷

戰上東門戰都亭驛皆却戰虎牢大潰走賊遂陷東京

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死之愷謂奕曰吾曹荷國重

任誠知力不敵然必死

之奕許之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府中見

執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死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

日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帥僊芝用常清畫保潼關天

失節復何憾奕懷慎子也

子用闔令誠譖殺之以哥舒翰爲副元帥封常清帥餘

衆至陝謂高僊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
承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還守潼關
僊芝乃趨潼關邊令誠數以事于僊芝僊芝不從令誠
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僊芝棄陝地數百里又
盜減軍糧賜帝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之初常清
旣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帝不見常清乃自馳詣闕

至渭南。敕削官爵。令還軍。自劾。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毋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祿山狂悖。不日當授首。故云然。令誠至關。引常清宜救殺之。乃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趨下。令誠宣救。僊芝曰。我敵遇而退。當死。謂盜滅糧賜。則有士衆在。僊芝得士心。士卒大呼稱枉。令誠曰。我敕使耳。何知。遂斬之。帝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卻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二十萬討祿山。翰疾困。固辭不許。病不能治。稟以軍政。委司馬司馬不敢專。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軍。無所統壹。懈弛無聞。志當是時。平原太守顏真卿起討賊。河北州郡皆連盟。從捍賊。而朔方河東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合兵出井陘。戰比有功。祿山在東京。而渙陽之路中絕。則大懼。欲棄洛走范陽。而國忠以恣睢樂禍亂。人切齒憤之。王思禮說哥舒翰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反也。或說國忠曰。

今朝廷重兵盡在哥舒所。若迴旗西向。指公公何以待之。國忠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禦賊。實備翰。翰聞之。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而中外交貳。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寡而羸。可擊也。詔使趣進兵。翰奏曰。祿山兵素精。其師羸。其誘我也。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速戰。官軍據險利。堅守。況賊勢日蹙。將內有變。可無戰而擒。要在成功。必速戰。何為。今所徵諸道兵尚未集。請待之。光弼子儀亦表請引兵北取滎陽。覆賊巢穴。使內瀆潼關大軍。惟當固守。以弊之。國忠疑翰且謀已言於上。以為賊

方無備而翰逗遛不即前必且失事會。帝以爲然遣中使敦趣之。翰不得已拊膺慟而出。師覆于靈寶西原。翰部將執翰降于賊。於是賊入關而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州郡走。事聞帝倉卒召宰相議。國忠懼失措。首勸帝西幸蜀。雖上意亦以祿山所將盡天下勁兵。度不能抗禦也。從之。而御樓下制。稱親征。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官門鑰。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六師犒之。選閑廐馬九萬餘疋從。厥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皇孫及親近宦者宮人從延秋門出。而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去。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

賊來無所得必更掠民。不如委之無重困。赤子過便橋國忠卽扼人焚橋。帝曰人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未食。民獻糲飯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之。須臾而盡。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徃徃誅之。使得逞其姦。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時。數進直言。而天下懷安。自頃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耳。事不至此。臣何繇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

乎。帝憮然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抵金城驛。驛無燈。人枕籍而寢。貴賤無復辯。明日。次馬嵬驛。將士饒疲。皆憤怒。以禍繇國忠。欲誅之。因闕輔國告太子。未發也。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無食。軍士遂譟呼曰。國忠與虜謀反。爭殺之。以鎗架其首。立之驛門外。并殺秦韓魏夫人。帝聞變。遽出門慰勞。令收隊。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將士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入門。倚杖垂首。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進曰。衆怒難犯。今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諤見素子

也。帝曰。貴妃居深宮。安得知國忠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彼豈能自安。願陛下審思。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六軍乃免胄釋甲。頓首呼萬歲謝罪。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明日發馬嵬。朝臣惟相見。素一人從。以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以國忠將吏皆在蜀。不肯往。諤曰。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於是幸扶風。而太子爲扶風父老所留。語具後紀中。進平原。士卒爲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疋。至命陳之庭。召將士入。諭之曰。朕棄老。託任失人。致逾胡

亂而遠避。使卿等倉卒從行，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於此，朕甚自愧。蜀阻遠，郡縣褊小，士馬衆度，不能供億。今聽卿等還，朕獨與子孫及中宮前入蜀，庶幾自達。今與卿等別，可共分此絲，爲歸資。歸見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願死生從陛下。」帝良久乃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至河池，劍南節度使崔圓迎，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請臨幸。帝大悅，卽以爲相。遷幸蜀，始祿山不意，帝遽西，壁潼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邊令，誠遣迎賊，賊乃入京師。屠妃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祭安慶宗。王侯將相，扈車駕。

家雷長安者，皆被禍。相希烈以晚節失恩，學士垺以且相中止，皆怨叛。迎賊祿山以爲相，於是賊勢大熾。西脇

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天下幾亡。方帝在林甫時，齋大同駿

高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以天下

事付林甫，而優游終天年，不亦可乎？」力士以京師漕不

給用，和糴以濟，而林甫專，乃對曰：「主臣古天子巡狩，欲

周知四方所疾苦也。賦稅有常，則人不告勞。今國無旬

月之蓄，而和糴不止，逐末者益衆，且天下大柄，何可輕

假人。彼威權旣振，誰復敢有議者？」帝默然不悅。久之，力

士頓首謝，狂易語謬，當死。帝慰解之。左右呼萬歲，及楊國忠相，又乘間言，臣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器，師少北，蕃兵悍彊，且漸成尾大。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初，亂幽燕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執赴京師。九齡欲因遂誅之。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濫禍忠良，釋不殺。至是思其先識，爲泣下。」遣使詣曲江祠祀焉。

連理木。宅母憂。毀不勝喪。紫芝生。坐側。白鳩。白雀。巢其家。樹九齡。體弱。有醜籍。其為相。諤諤。有大臣節。及出外。帝猶思之。每用人。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文獻。
論曰。唐治最貞。觀下。即開元。相稱房。杜下。即姚宋。尚全當其昔。諸夏又安。施及于方外。今觀明皇帝。帝紀。親親賢賢。文經武緯。儉約勅已。良牧撫人。其美也。汜濡尾而不終。元帝固誼。辟也。又親更禍亂。志妃奪嫡。楊妃恣淫。猶耳心焉。况庸主乎。記稱平天。之幾。決於忠信。驕泰。微乎危矣。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七終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八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肅代帝紀

鄴侯泌楊文簡縮相謨汾陽王子儀將謨附

肅宗宜皇帝諱嗣昇。玄宗第三子也。

母元獻皇后楊氏初封陝王。更名浚。

封忠王。更名瑒。為皇太子。更名亨。

天寶十五年夏六月。天子幸蜀。以皇

太子撫軍靈武。秋七月。即位於靈武。

改元。至德。上皇遜位。制

稱誥。遣左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

禪位。帝幸彭原。冬十月朔日。獨。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

初。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乃奏。奏已。又以白。又所言事。須御史大夫同署。乃上。故有是命。又令宰相分日直政。承旨。旬而更。懲林甫。國忠專害政。故也。相瑄克招討元帥。及賊戰于陳。

濤斜敗績。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地震，有聲，裂廬舍，張掖酒泉尤甚。祿山

陷河北州郡。饒陽神將張典死之。陷魯東平濟陰。陷潁川。城中兵少，無蓄

積，太守薛愿，長史麗堅，悉力守，期年，敵不至，城陷。死之。是歲，吐蕃陷馬州，嶺南路獫狁陷容州。二載春，

帝在彭原。祿山死於賊。祿山自起兵來，日漸昏，已不復能睹物，又病疽益暴，左右使令

不如意，輒殺之。偽相莊時被捶楚，人不自保，又欲以嬖

妾所生子慶恩代慶緒，慶緒與嚴莊謀遣闖人李豬兒

入帳中，所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得，曰：必家賊也。遂

死。莊宣言祿山疾立慶緒，襲偽號，尊祿山為太上皇，乃

發喪，慶緒昏懦，日縱酒，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決焉。殺建寧王倓。二月，帝

至鳳翔，末王璘敗死。河西地震。見素冕罷。苗晉卿為左相。夏

子儀進司空，兼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進司徒。歲星太白熒惑

集東相瑄罷。中書侍郎鎬。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賊

陷陝郡。屠之。廣平王俶左僕射。子儀帥六師復京師，遣使

迎上皇于蜀。冬十月，復東京。帝自鳳翔至京師，告饗九

廟，新主于長樂殿。賊陷睢陽。河南節度使巡太守遠及將較皆死之。十二

月上，皇至自蜀。左相苗晉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赦。靈武

元從蜀郡扈從官，三品以上，予一子官，四品以下，一子

出身，瘞陳人士祭之，復其家，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

復諸州及百官名。詔褒表死節臣工，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

上皇尊號。乾元元年。帝三年。春，上皇加帝尊號。日光天文

感皇帝表讓不允。詔亂所失庫物，停搜簡出宮女二千。

復上上皇徽號。太上帝道大聖皇帝。赦。夏四月，皇后張氏立。九廟成，迎神主入廟。帝朝享，遂

有事於園丘。赦。四月，史思明僭號大燕。皇帝五月，月掩心前星。立成王俶為皇

白史七編 卷之三十八

太子相鎬圓麟罷中書侍郎璵王同平章事帝頗好鬼

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難以巫覡言帝悅之秋命使相中書令子儀及九節

度帥師討安慶緒以閩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實制冬圍

相州二年春加尊號朝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祀九宮貴神耕籍

田月掩歲星三月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晉卿璵罷兵

侍郎諲吏部尚書揆李戶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思

明賊安慶緒還范陽思明突厥雜種胡也事祿山奏授

丹大敗歸罪其大較斬之思明逃去祿山還平盧麾下

盡亾失意惘惘乃出見執其手曰汝在吾何憂思明退

謂人口鼻使早出者斬矣請多知如此已佐途甚力祿

山死歸命已復叛大軍之圍鄴也慶緒告急於思明思

明引兵救之官軍潰思明屯鄴南不與慶緒通慶緒窘

不知所為上表稱臣思明乃手疏唁約為兄弟誘致之

應緒喜以三百騎詣思明入再拜不為禮忽震怒罵曰

爾馬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按

劍乎命左右牽出并其第四人高尚崔孝哲崔

乾祐等斬之畱其子朝義守鄴引兵還范陽

長減常膳服御停諸作造坊停口勅處分五品已上官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徙市雩旱相峴罷為

蜀州刺史襄州亂襄州將康楚元作亂帝為貶其刺史

節使鴻漸棄城走商州刺史韋秋使相子儀罷元帥還

京師以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副元帥冬及思明戰

河陽大敗之上元元年帝五春正月光弼進太尉中書

令夏破賊懷州又破之河陽四月彗出婁胃間閏四赦

改元人相食相誣罷坐聽宦者請囑補秋七月上皇徙

居西內。冬十二月。歲星掩房。二年春。使相光弼及盜思明戰北邙。

敗績。思明陷河陽懷州。相揆罷為袁州長史。中書侍郎

華同平章事。史思明死于賊。思明猜忍好殺。命子朝義築三角城。約一月畢工。工

畢未泥。思明怒。詔欲殺之。將駱悅說朝義為逆。執思明縊殺之。朝義襲偽號。使人至范陽殺其弟朝清。并不附

已者數夏。黃門侍郎遵慶。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梓州

亂。梓州刺史段子璋反。節度使崔光遠攻斬之。秋。七月朔日。制去尊號年號。

以建子月為歲首。寶應元年。帝七年。春。河東軍亂。殺節度使鄧景

山。朔方行營軍亂。賜中書令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

營。相華罷。戶侍郎載。元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如故。夏四月。太

上皇崩。年七十八。帝崩。年五十二。皇后張氏弒。太子即位。改元寶應。奉

節郡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進魯王。闡輔國封博陵王。

朝朔望。秋。闡朝恩封馮翊郡公。元振鎮軍大將軍。宋國

公。秋八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移東北。浙東亂。冬。盜殺李輔國。是歲

大疫。舒州亂。西原蠻叛。吐蕃陷臨洮秦成渭等州。方玄宗之發馬嵬也。父老遮

道請留。不得命。命太子宣慰。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臣

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即

中原百姓當誰為之主乎。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

念駕遠。泣欲跋馬而西。建寧王倓與寺人輔國執鞚諫

曰。逾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繇匡復。不如因人

心所欲。然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併力東討。

克復二京。削平四海。然後糞除宮禁。以迎至尊。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子之節乎。廣平王俶助爲言。而父老其擁抱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高力士及壽王送太子內人及所服御以來。分後軍二千人。反飛龍殿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論太子曰。好去。慰父老望。勿以吾爲念。已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辭不受。太子旣定。留行未有所適。召將士議所向。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俛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弟。今多在賊中。或生異

圖不可往也。獨朔方道近。士馬全盛。杜鴻漸衣冠名族。必無貳心。盍就之。於是詣平涼。留後杜鴻漸自迎太子。

於平涼。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數以獻。且言平涼散地。非興復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請西幸。收諸城屯兵。

發河隴勁騎。南向定中原。會御史大夫裴冕奉召至。與

太子遇平涼。勸太子聽之。秋七月。太子至靈武。

發平涼之望。有

彩雲浮空。白鶴前引。軍至豐寧。見黃河天塹。足爲固。水欲保之。天大風揚沙石。不能前。衆駭異。乃回趨靈武。

陸運使魏少遊治宮室帷帳。禁中命撤之。已。以冕鴻

漸五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卽尊位。以一人心。於是卽位。

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赦改元。鴻漸以吏郎中知中

書舍人事。中書侍郎冕。同平章事。

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法

制捨襖。武夫驕恣。大將管崇嗣背關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劾奏。請繫治。百僚悚息。詔特原。帝太息曰。朕有李勉。朝無何。李泌自潁陽赴召至。出入謨議。朔方節

度子儀。范陽節度光弼。自河北至。軍始振。而天子專倚

朔方軍為根本。人始有興復之望矣。

郭子儀華州郿人。李光弼父本契丹

酋長。後歸附。徙營州柳城。人子儀以武舉異等。累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充朔方節度使。率兵出趙魏討賊。先是安思順為使。子儀與光弼俱為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食飲。睇相視。未嘗交一言。子儀代將。光弼欲去。恐見誅。乃入謁請曰。死所甘心。獨乞貸妻子。子儀趨下。堂。握其手以登。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東。僕豈敢懷私忿相抑哉。因涕泣相勉。以忠義。遂定交。立薦光弼堪闡寄。詔以為河東節度副使。於是子儀遣將出井陘。定河北。而分制方兵五千與光弼。出土門以東。救常山。常山子弟執賊將安思義。以來。時常山當潁。杲卿死。義之

後。露齒蔽野。光弼酌哭。斂瘞。出為賊所幽閉者。撫存之。得思義。不殺。問計。思義曰。今軍疲矣。思明明且至。不如按兵入守。料勝而後出。光弼曰。善。即移軍入城。思明方攻饒陽。聞常山不守。立解圍。率二萬騎抵城下。光弼以

勁弩五百番射之。賊徒陣稍却。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賊自饒陽來。因欲小休。方飯。光弼斂旗鼓。潛兵並水前。突擊之。賊敗。失勢。退九門。而絕常山餉道。老我師。光弼馬軍食薦籍。士負戶汲。急甚。子儀悉眾出井陘。前合擊之。思明敗。保趙郡。出掠博陵。光弼急走趙。一日。攻拔之。於是子儀大軍出嘉山。思明以其眾數萬尾軍行。向之。子儀晝則揚兵。夜擣其壘。待之。祿山出濟師。子儀日破之。沙河趨恒陽。深溝壘待之。祿山出濟師。子儀日破之。濟師必易。我與戰必克。大破之。嘉山。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十餘城皆殺賊將迎。王師。漁陽路再絕。當是時。軍聲大振。方規取范陽。覆賊巢。而潼關失守。乃赴召。始上皇在蜀。聞帝即位。大喜。日。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

皆稱太上皇命。相見素門下。侍郎渙。中書侍郎圓。崔兵

尚書瑄。奉寶冊請靈武傳位。既至。帝辭讓曰。比以中原未靜。權處尊以鎮撫百官。敢遽爲傳襲地哉。必受冊。失初意矣。寘別殿。朝夕嚴事。如定省之儀。帝以見素始爲楊國忠所引。圓渙獨以辛蜀迎扈。功得相。易之。而素聞房瑄名。虛心咨計。瑄陳事。辭情慨慷。大悅之。繇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多引拔知名士進用。諸將拱手避之。然瑄好浮屠老子言。輕鄙流俗。爲庸衆人所怨惡。賀蘭進明入見。帝命爲御史大夫。瑄擲之。改稱攝。不正授。帝怪問。進明言。主臣。臣不足任也。瑄於臣。素有郤。且曰。昔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

致中原板蕩。則瑄其人也。陛下用以爲相。臣懼之矣。且瑄在蜀時。說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節制諸道。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處。此其意欲豫爲諸王地。卽諸王得天下。而已不失富貴也。自爲謀得矣。豈忠臣之所爲乎。帝繇是疎瑄。會第五琦以言財利得幸。詔以爲江淮租庸使。瑄諫曰。曩楊國忠聚斂。產怨於天下。今天下禍至此。陛下卽位。人未見德。又以琦言利寵之。是復一國忠生也。帝怒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將安取財用乎。自是意益忤。已。瑄請自將兵復兩都。帝猶欲倚以成功。許之。然用兵本非所長。請李楫爲司馬。劉

秩爲參謀。悉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
秩。而二人皆書生。不閑兵。與賊遇於陳濤斜。效古法用
牛車二千乘居中。馬步夾之。以車戰。賊順風縱火。牛皆
駭走。賊鼓譟從之。遂大敗。帝大怒。欲深罪瑄。賴李泌力
營救而免。於是瑄見素。圓。渙。冕皆罷。而上皇所命相。無
知政事者矣。初。上皇至蜀。用瑄計。以太子克天下兵馬
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用爲天下
繫。祿山聞。大咤曰。誰爲上畫此計者。吾不得天下矣。而
永王璘。顧作亂。然瑄本畫。固社稷大慮。非果如進明所
詆也。京兆李泌者。少以奇童召。得供奉東宮。爲李林甫

所惡。退隱居潁陽。不復見。及大難作。帝自馬嵬。即馳使
物色之。謁見於靈武。帝大悅。出則聯轡。寢必對榻。如爲

太子時。

泌字長源。七歲神慧。召入見。玄宗方與張燕公

解。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泌應
聲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
愛之。曰。是子精神。乃大於身。令待詔翰林。與太子爲布
衣交。相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憚嚴苦勁。而悅蕭軟美。
親之。泌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人軟美者乎。
九齡改容謝之。因呼小友。相引重。及林甫傾太子。因疾
泌奏徙斬秦。帝欲以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

於宰相矣。豈必屈其志乎。一日陪帝輦出行軍。軍士竊
指目之。相與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
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幸且衣紫袍。以絕群

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
勅。以泌爲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
相臣。直賴以濟艱難。且此獨散官。俟賊平。任行所志。泌
乃受。時軍興務繁。四方奏報。昏曉無虛刻。帝悉使送泌
所開視。有急切。卽重封上。餘待明進。禁門鑰。契悉廣平
王俶與泌掌之。帝嘗曰。卿上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
廣平行軍。朕三世資道誼矣。時諸將在御前陳事。軍能
盡所懷。泌恐失事。指且爲
害。請得與廣平於外
從容籌議。以聞許之。時靈武困於僕億。泌勸帝幸彭原。
俟西北兵集。幸扶風。應之。於時庸調亦足。可贍軍。帝卽
日如彭原。時帝頗內嬖張良娣。而彭原厪隘。帝時與

良娣博。聲聞於外。泌言諸軍奏報。停建寧風切之。帝改容
謝。已上皇自蜀。賜良娣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服
儉約。以爲天下先。請剝其珠玉。付庫吏。以賞功。帝遂從
之。建寧王倓見之。於廊下泣流涕。帝驚問。對曰。臣比憂
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興復非遠。不日見陛下迎
上皇還長安。故喜極而悲耳。良娣繇是惡泌。及倓。倓帝
次子也。贊帝自馬嵬北還。常血戰以衛上。三軍屬目。帝
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
成功。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也。何必
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

屬在於元帥。若建寧成大功。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嗣。不可得矣。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倏聞之。謝泌曰。固倏之心也。久之。帝欲冊良娣爲皇后。立廣平王爲太子。泌曰。靈武踐祚。臣固知非陛下本心。獨以羣臣勸進而然。今戎事交切。固當立決。至於家事。當須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諒陛下靈武踐祚之心乎。出以告廣平。廣平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嗣。帝賞慰之。而良娣怨益深。帝從容與泌言及李林甫。追恨之也。欲救諸將克長安日。發冢焚骨。揚其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

從示聖德之不廣耳。且令從逆者聞此。阻自新之路。帝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卿幾及於禍。柰何矜之。泌曰。主臣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蕭妃之女。不然萬一自追恨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帝起抱泌頸流涕曰。朕不及也。蓋調劑深至如此。時子儀光弼已位宰相。後克兩京。平四海。當何官以賞之。泌對曰。古者賞功。惟以茅土。傳之于孫。太宗欲復古制。以大。臣議論不同。而止。錄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不及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封功臣。雖有大國。不過二三百里。時賊陷西京。河北州郡皆覆沒。帝憂之。問賊當何時得平。泌對曰。臣觀賊所掠。

子女金帛。悉北輸范陽。此其志在貪得無遠圖。今獨虜將爲之用。中國脇從者。莫不患苦之。誠用臣計。不二年。天下無寇矣。帝喜。問計。對曰。賊所恃者將。獨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但令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城。入河東。則思明不敢離范陽。忠志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仍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地之路常通。陛下按師扶風。與太原朔方之軍。五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數百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

賊至則避其銳。去則乘之。不攻城。不遏路。來春乃命建寧節度范陽。金塞北出。與光弼先覆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畱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則根株畢拔矣。帝曰。善。會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賊。慶緒襲僞號。賊黨內相離。而使相光弼敗賊將太原。子儀克崔乾祐河東。扼兩京。走集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畢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從賊中自拔來者。日夜不絕。軍大振。初賊既日縱酒。專女子寶賄爲事。肆掠長安中。故太上皇得安行入蜀。而天子北至靈武。無他虞。長安民皆思唐。忿賊已聞靈武師起。則日夜望。或時時相驚曰。官軍至矣。則皆走。雖賊望見北方塵起。輒在走。以爲大師且至也。京畿豪傑。往往殺賊所置吏。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於是賊兵力所及。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

而陳倉薛景僊殺賊所置將克扶風而守之。江淮奏請
貢獻之靈武者皆自襄陽抵扶風。通行無所壅賊將崔
乾祐守蒲津使相郭子儀以爲河東居兩京之間爲扼
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復。乃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
陷賊者謀令爲內應。子儀兵至司
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河東平。泌請如前策先范陽。
帝曰。衆集矣。當乘銳定京都。乃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
范陽爲乎。對曰。西北諸胡之兵性能寒而畏暑。今乘新
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執必克。然賊走范陽而關東
地熟。諸胡兵必困而思歸。彼俟其歸復動。則戰爭方始
矣。不若先用之寒鄉。搗其巢穴。則根本末絕也。帝曰。卿
策善。然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矣。趣進師。泌以靈武即
位。非繇上皇命。每與帝語。務以上皇之心爲心。及是帝

以晨昏爲言。遂不復強諍。於是命廣平王以天下兵馬
大元帥帥師。僕射子儀副之。復兩京。帝勞饗之。曰。事之
濟否。在此行矣。子儀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至長安
城東河西節度李嗣業將前軍。子儀奉廣平王將中軍。
王思禮將後軍。軍香積寺北。彌一舍而陳。賊以勁騎馳
蹙之。陳動。勢欲崩。嗣業奮謂子儀曰。事克今日。不克亦
今日。不以身啖寇者。將軍無才遺。乃肉袒執陌刀前陷
陳。所部士執陌刀如墻從奮擊。殺數十人。陳乃定。士爭
致死。賊乃卻。賊伏勅卒於陳東莽中。欲伺間發。子儀將
僕固懷恩帥回紇卒就搜。殲之。賊遂大敗。合殘卒保陝

郡大軍營陝城西。及戰於新店。師小卻。回紇從南山曳
白旗。徑穿賊陣。抵其背。嗣業率精騎前薄之。賊宵遁。走
東都。是役也。本嗣業戰疾力。以倡勇敢。故捷。而廣平王
與回紇世子葉護約結為兄弟。子儀忠誠天至。恢廓不
疑。與葉護好甚密。為回紇所眾信。故回紇盡死力。而功
成。嗣業京兆高陵人。捷聞。帝即日遣中使奏上皇。且表請還都。
命僕射冕入京師。告郊廟。宣慰百姓。召長史泌。謂之曰。
朕已表上皇。請還都。且請還東宮。修子職矣。今何樂如
之。泌曰。上皇不來矣。帝大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人臣
七十。尚老。而欲傳。况欲復勞上皇。以萬幾。何渠來乎。

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馬嵬請留靈
武勸進。皆群臣愚忠。幸今日功成。主上思戀晨昏。請速
還京師。就孝養。則上皇來矣。帝即使泌草表。立遣中使
奉入蜀。因就泌榻同宿。時建寧王倓用良娣之譖。賜死。
而良娣復內與李輔國比。而危廣平王。泌患之。因太息
曰。臣報德足矣。且復為間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
久此同憂患。今事平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
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帝驚曰。何謂也。對曰。臣
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
奇。此所謂五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矣。須異日議之。對曰。

陛下今就臣宿。臣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以朕而辨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求去。若既辨殺臣。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五不可也。方艱難時。陛下待臣如此。臣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何敢復言乎。帝默然。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喚之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臣爾時在河。西知其詳。建寧誠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嗚咽流涕。且陛下昔欲用建寧。

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親善臣。陛下可以此察其心矣。帝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竟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愕然曰。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表。彷徨不能食。欲無歸。及

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帝大喜召泌

告之日皆卿力也冬東京平泌固請歸衡山時慶緒發洛陽兵使

嚴莊將保陝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

新店賊依山而陣軍與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

黃埃中發十餘矢斃其人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潰

慶緒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屍身北

走鄴廣平王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猶未厭服於

患之父老相率歛羅錦萬匹賂焉回紇乃止於是帝

自鳳翔還京師百姓出國門郊迎者百十里帝素服詣

太廟三日哭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封忠義王約歲歸絹二萬匹為勞

朝饗於長樂殿十二月上皇自蜀還至鳳翔命悉甲兵

輸郡庫帝發宿衛三千騎扈迎至咸陽備法駕迎於望

賢宮上皇御宮南樓帝着紫袍皇樓趨拜舞於樓下上

皇降樓撫帝泣索黃袍自衣之帝伏地頓首泣固辭上

皇曰天意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優游終天年汝之孝

也帝乃頓首謝上皇不肯居正殿帝自扶登殿尚食食

進嘗而薦發行宮帝親效駕乃進御親執鞚護行上皇

止之乃乘馬前導不敢當馳道上皇喜謂左右曰吾為

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進御舍元殿

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者久之出居興

慶宮帝復屢表避位還東宮不許親以傳國實授帝乃

涕泣受明日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相

林甫國忠若酷吏誅死者王鐸吉溫羅希奭子孫不赦

封廣平王傲為成王加功臣子儀司徒光弼司空餘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義臣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等官有差拜執節臣甄濟秘書郎蘇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誥受賊官祿者令三司科條其罪差次聞兵尚書謹御史大夫器崔言諸陷賊官背國從逆當重辟禮尚書李峴從詳理判官李栖筠議以為方賊陷兩京大駕南巡人不能必其命槩以叛逆處處乖仁恕之道且此朝臣有陛下親戚若勳舊子孫奈何盡誅之且河北未平群下陷賊者多若盡誅是堅其附賊心也帝從峴議以六等平罪罪重者棄市次賜自盡次廷杖

之百次流貶有差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為掌書記濟詐得

實病自乃免後慶符使疆昇至洛陽堅不起會平東京乃起諸軍門上謁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官詔擢用禮之方入東京時百官受安祿山官爵者三百餘人皆素服請罪命赴西京御史大夫器令詣朝堂待罪帝命列拜濟源明愧其心條其罪斬達奚珣等十八人賜陳希烈等七人死帝感故相說擁護功請上皇免其子均均死上皇以均均受恩幸最深又連戚里乃附賊不可帝叩首流涕上皇乃曰均均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作檄辱我家門決不可法帝泣而受命賊將史思明請自歸相鎬言思明凶狡特執窮而服非可以德懷也願勿假以威權又策滑州防禦使許叔冀後必且為變請徵入宿衛毋專軍時帝已寵納思明難之而中使出謁鎬未嘗降意詣思明叔冀二人爭薦賄悅之

史記上編 卷之三十八

於是自范陽及白馬來者皆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為

不切事機鎬罷廢思明尋果殺副使烏承恩以叛先是

奉詔守太原御史崔象不以時交軍又傲易光弼命斬

之三軍股栗已思明將兵十萬攻太原時光弼所將卒

悉赴朔方軍衆不滿萬人諸請修城以待敵光弼曰太

原城周四十里賊重至而修之是自困也乃帥士民於

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壘數重衆莫知其解及賊攻城光

弼因以培壘城壞輒補思明攻圍月餘不能下乃選驍

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先則潛趨南攻東則趨西而光

弼整暇雖寇所不及警不憚不得間光弼軍中有小技

募取之人盡其用得善穿地道者使之賊為梯衝土山

以攻城城中先為地道逆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

石一發斃數十人賊死者衆乃退營久之光弼遣人詐

約降而穿地道環賊營四周至期遣裨將數千人如

出降狀賊方屬目而營中地忽陷死者千餘人大驚亂

官軍鼓譟乘之得斬萬計會慶緒召思明歸范陽畱別

將圍守光弼出擊大破之太原圍解是役也光弼於城

隅張帳息經府門不入圍解後三夕乃還寢及思明降

光弼策其必叛以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表以為范陽

節度副使使圖之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得鐵券及

光弼謀殺承恩以聞帝遣使慰諭以為非朝廷與光弼

意皆承恩所為殺之善思明表求誅光弼使耿仁智為

光弼

先是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光弼

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旣戰，陽退，賊逐北至壘伏。慶緒窘，兵起，賊驚走。子儀還兵擊之，賊大敗，拔衛州。慶緒窘，求救於思明。思明爲趣兵陷魏州，已頓兵不進。光弼曰：「此欲老我師，而伺間掩吾息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徵之戰，彼懲嘉山之敗，不敢出，得引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彼無辭以用其衆矣。朝恩不可時，九節度之師圍鄴，壅漳水灌之。慶緒困，而官軍進退無所稟。朝恩命亂師徒解體。於是思明引軍前趨鄴，徵官軍燔其餉，饑而諸軍乏食。會朝戰，天大風，揚沙石，拔木晝晦，冥而九節度之師皆潰。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光弼思禮整軍，及鎮，賊將爭河陽，不得。都虞侯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

之。於是諸節使各上表請罪，詔勿問。而思明殺慶緒，僭大號。朝恩顧毀短子儀於朝，罷其軍。召還京師，以李光弼代將。擊思明河陽，戰疾，力有功，欲徵其困，劇取之。而朝恩言思明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可急擊。僕固懷恩恚光弼，裁以法，助爲言。於是中使行督戰甚急，師敗績。河陽懷皆陷，詔貶官，徙鎮臨淮。而功臣始貳。初，帝召子儀還京師，將發，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給之日：「我餒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入其軍。光弼治軍嚴，始至申號，令軍旌旗精彩，爲立變會。思明濟河攻汴州，節度許叔冀降，賊乘勝趣鄭州。光弼敦陳徐行趨東京，留守常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地不守，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河陽北阻澤潞，表裏相應，使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判官常損請固守東都，光弼曰：「守

東都則汜水崕嶺龍門皆置兵而力分遂謀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時賊游騎東至石橋矣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三城者河陽南城比城併中渾城而三也衆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閣守備部分士爲守而思明入洛陽空無得遂進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以五十騎挑戰加右足馬鬣上樓罵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取是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事裨將自孝德請往問須兵幾何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大軍鼓譟助爲勢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亂流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彼其攬轡安間可以萬全龍僊易之不爲動孝德瞋目大呼城上鼓譟五十騎從之斬龍僊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頭日於河渚浴循環不休光弼命軍中索北馬得五百頭繫其駒出之思明馬見之浮渡河從北盡驅之入城思明泛火船以燒橋光弼豫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種累鐵又置其首迎火船又之船自焚盡思明屯兵河清絕光弼餉道光弼軍野水渡備之已留兵千人使雍希顥守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與俱來矣諸將莫測也旣而思

明謂日越日光弼長於守城今在野汝以鐵騎宵濟必取之不得勿反日越將五百騎宵趨柵問曰司空在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矣夫請降旣而思明復攻城光弼謂李抱玉曰吾欲出屯中渾以待敵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棄之可也抱玉許諾抱玉者河西將安興貴也耻與逆臣同宗表請更姓名得賜姓名抱玉勒兵守城且階給之口李將軍與我約過期降不罪也今期且盡明當降賊斂兵待期抱玉得繕完爲備明日戰出奇兵夾擊殺傷賊甚衆賊引却而并兵從中渾光弼旣出屯於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至命鎮西行營節度荔非元禮守柵賊麾兵填塹入道並進元禮如不見也者而聽之光弼使問曰中丞視賊填塹柵而不動何也元禮對曰司空欲守柵乎光弼曰戰也元禮曰戰則賊爲吾填塹柵奈何乎禁之光弼曰善吾不及勉之矣柵開元禮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賊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陳而囂無畏也當日中破矣乃出戰日中未決日夫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命步將郝

廷王當之。廷王請騎五百，與三百，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請鐵騎三百，與二百，且令日望吾旗。吾颺旗，緩聽擇利。颺旗三至地，急則萬衆齊入。少退者斬矣。以短刀置鞞中。曰：戰事危，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賊。脫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義不令諸君獨死。我苟生已，憑堞望廷王奔還。光弼命取其首。廷王曰：馬中箭，非退也。易馬而遣之。僕固懷恩却，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旗至地，諸將齊進，死呼聲動天地。賊大潰，俘斬甚衆。思明方攻南城，未知也。驅所俘示之，思明失色，乃遁去。當是時，光弼軍大振，會朝恩惑思明，間趣進軍。光弼持不進，僕固懷恩勇而復恃，功多不法。子儀寬曲容之。光弼一技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中使相繼督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攻洛，命傅山而陳。懷恩陳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勝，可以敗。陳平原而不利者，盡殲矣。不聽。賊據高原，以長戟前，壯士執刀從而委財物，餌師。懷恩士爭剽獲，賊從之而敗。光弼渡河，保聞喜，而河陽懷復陷。表請罪，詔入朝徙鎮。先是，史朝義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殺劉昌，屠倉中麩穀千斤食之。曰：李太尉必救我。光弼至臨淮，監軍使以朝義兵尚強，兵少，請南保揚州。光弼曰：

軀廷以安，危寄我。我退縮，即朝廷何望。賊安知吾衆寡，出不意乘之。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擊朝義，破之時，神功既平，劉晏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充軍間來，瑱擅襄陽，亂未有所定。光弼至，神功還河南，瑒衛仲卿相繼入朝。光弼在淮南，惟軍務自決，餘悉委判官張俊。俊修吏事，精敏區決，如流。諸將皆嚴事之。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判官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行伍，不知禮義。諸君亦胡不言成神功之過。已黨項，兇叛，分邠寧鄜坊為兩道，各置帥。以子儀領兩道節度，居京師，獨假其威。

重填之，不任軍。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子儀散地。命鎮邠。黨項遁去。已命為諸道兵馬都統。帥師取范陽，為魚朝恩所沮解而罷。又明年，河中軍亂，殺節使鄧景山而朔方突將王元振，因衆心思子儀不衰。殺都統李國貞。

節使荔非元禮。朝廷憂二軍與賊合。非新進諸將所能制。乃封子儀汾陽郡王。知諸道行營副元帥。往出鎮。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而不一見陛下。目不瞑矣。帝召入。至卧内。語之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既至軍。王元振以自功。子儀曰。吾爲宰相。當爲國誅有罪。救法豈受一卒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餘人。誅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景山者數十人。而諸鎮以靖初。帝爲忠王時。與裴妃離婚。張良娣以辨慧得專内。方起靈武時。軍衛單寡。夕次。良娣必前寢。問之曰。朕莫夜有變。妾當之上。可跳身免也。產子。

始三日。卽起縫戰士衣。帝勞苦止之。對曰。時危如此。豈妾自安時耶。帝愈益憐之。而飛龍廐閹兒李輔國。貌寢知書計。事高力士得進。贊大計。得幸尊禁兵。宰相百司皆因以白事。宣制敕自口。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立縱遣。相峴於帝前叩頭言。制敕應出中書。出中人口。易轉注。得恣行冒臆。帝感悟。停口家處分。令諸務歸有司。有追攝。經臺府乃下。輔國大忌峴出之。鳳翔馬坊官爲

推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妻訟寃。輔國敕御史孫鑿中丞崔伯陽鞠之。無寃。輔國怒。使侍御史毛若虛鞠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詰責之。若虛自歸。帝帝怒。貶伯陽嶺南。尉流鑿。潘州峴自伯陽無罪。帝以爲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峴言直。陛下寬之。祇益章聖德。帝不聽。

而若虛除御史中丞。峴吳王恪孫也。為高陵。萬年。命河南少尹魏郡守所在著聲績。得民。輔國請選羽林士五百徼京師。相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司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而劉氏以安。此本朝置南北衙意也。今以羽林代金吾徼內。符有非常。將孰與制之。事乃格。時成王當立為太子。而張后有子曰興王。召愛欲立之。帝從容語揆。觀人心所嚮。曰。立成王為嗣。則何如。揆起拜賀曰。天下屬心久矣。臣不勝為社稷大慶。於是太子乃定立。太子固仁柔。又懲建寧之死。務恭遜。取容會。召又夭死。已乃得無動。上皇自蜀歸。愛興慶宮。即居之。帝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內。父子歡然無間也。

上皇故所愛中官高力士。龍武將陳玄禮。得日侍左右。而帝時時命王真公主及故所教梨園弟子在娛侍之。上皇悅。時御長慶樓。縱觀樓下有父老過者。見之瞻拜。呼萬歲。上皇往往輟酒食勞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父等登樓宴。張后及輔國比設形似。動帝意。欲因以為功。輔國陽請問流涕曰。臣言之當死。不言亦死。敢昧死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通。玄禮力士諱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慮無不為陛下。日夕危者。一旦不可諱。則萬世之慮也。帝驚泣曰。上皇慈仁。安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如群小欲富貴。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

消亂於未萌。且興慶淺露。非至尊宜居。大內深嚴。迎居之。卽晏然定矣。又使六軍將士叩頭請。帝泣不應。而張后於內助爲言。會帝不豫。輔國遂矯旨迎上皇遷西內。上皇方游興慶苑。輔國將射生騎五百人入。露及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叱輔國令下馬。目攝之。因宣上皇詰慰勞。諸將士將士皆納。及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鞚。侍衛如西內。比至。侍衛兵纔庭。羸數十人。上皇旣內。遷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請罪。帝曰。卿等杜微漸安社稷。何罪。刑部尚書顏真卿帥百僚首上表。問上皇起居。輔

惡之。貶蓬州長史。帝選後宮百餘人。詣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日視膳。四方獻珍異。先薦上皇。乃後御。而玄禮力士不得侍。流力士巫州。玄禮勒致仕。降南京爲蜀郡。上皇意不懌。日怏怏無歡。因辟穀。不如葷。浸以成疾。帝初猶往西內問安。旣而制於后。輔國不得行。端午日。山人李唐召入見。帝方擁幼女膝上。謂唐曰。朕念之。卿勿異也。對曰。此至情何異。臣竊意太上皇今日念陛下。甚於主矣。帝爲感泣。而終畏張后。不敢朝上皇。但遣人往起居。而上皇鬱鬱成疾。崩。帝疾亦尋篤。先是輔國以遷上皇自功。求爲相。帝曰。以卿功。何官不可爲。

如朝望未孚何。輔國諷僕射晁相華薦之。不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元載不許。固以請。華罷。載得相。內射生程元振附輔國。得信用。而張后與輔國隙惡之。欲除之。矣。召太子謂曰。輔國典禁兵久。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以不誅。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信臣。陛下方不豫。不皆而行誅。必且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怒不應。太子出。召越王係入。選宦官授甲。誅輔國。而以帝命召太子。元振聞馳告輔國。輔國遂勒兵凌霄門。迎太子。以難告。以兵護太子入。止飛龍殿。母聽召而勒兵。夜入三殿。收越王係及甲者繫之。遷后於別殿。時帝卧疾。長生殿使者逼

后下殿。宮人皆驚散。帝聞以悸崩。輔國乃弑后。及越王係。尧王憫引皇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即位為代宗。輔國以張后故欲危太子而已。弑后安天子以為有保護功。大橫放。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方握禁兵。不敢誰何之也。已與程元振

畫陽尊禮。

號尚父。進司空兼中書令。

而罷其判元帥府軍事。諸闕廐

已下。使金分授諸闕。奪其權。已乃封博陸郡王。罷中書令。終不敢顯誅。遣盜夜入室殺之。携首臂去。而敕有司

捕盜。遣中使弔問。贈太傅。蓋闡禍已烈矣。

初太子瑛廢

武惠妃嬖李林甫。附惠妃屬意於壽王。帝意屬肅宗。未決也。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故。帝曰。汝我家老奴。揣我愁何故。力士

日待非以即君未定耶帝曰然當何如力士曰但推長而立定矣誰敢不服帝遂決及是帝念功詔召還都而力士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卒矣年七十九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代宗武皇帝初諱儼已以始生之歲豫州產嘉禾更名豫肅宗長子母章敬吳皇后廣德

元年春吏尚書晏劉同平章事沆相瑱播州殺之雍王

迺帥師回紇助師史朝義誅死以賊降將張志忠薛嵩

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成德魏博盧龍節度使時詔討朝義遣

使詣河紇修好且藉師登里可汗惑朝義言唐繼有大器中國無主欲無聽使者使者言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也廣平王於回紇固親可汗聞驚喜曰王乃果帝乎對曰信可汗立起兵至河陽見州縣丘墟有輕唐之心時僕固懷恩女為可敦與俱南帝令懷恩前見之為言唐恩信不可負可汗乃自陝大陽津渡河為諸道先命雍王迺為天下兵馬元帥帥大軍會之郭英又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

洛陽陳橫水懷恩遣駙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比表襄合擊大破之朝義悉精兵十萬來救官軍逆擊之不動鎮西帥馬璘曰擊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披靡大軍乘之入賊大敗斬首六萬捕虜二萬進克東京河陽獲僞中書令許叔冀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鄴州再戰皆捷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擊之衛州賊敗亡無所入欲奔奚契丹度不達縊死于林中賊降將李寶臣薛嵩田承嗣等迎僕固懷恩拜馬育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寶臣分帥河北為黨援朝廷亦厭其苟冀無事因授之而河北

葬泰陵諡至道大聖大明葬建陵孝皇帝廟號玄宗諡文明武德大聖大秋上尊號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赦改元免

通負戶三之一復河北三年行營所經免冬吐蕃陷隴

今歲租賜内外官階勳爵給功臣鐵券

右諸州陷邠州寇奉天武功帝出居陝吐蕃陷京師立

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關内副元帥汾陽王子儀軍京師

吐蕃遁關元振削官爵放歸田帝還都相晉卿遵慶罷

黃門侍郎峴同平章事放承宏華州鄂州災火發江中焚船三千艘延居民廬舍二千家是歲西原蠻陷二年春正月詔舉堪御

吏諫官刺史縣令者立雍王适為皇太子僕固懷恩反

寇太原以汾陽王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懷恩走雲州

相晏峴罷黃門侍郎縉兵侍郎鴻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晏坐與元振交通免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為宦官所疾亦免二月癸酉朝獻于太清宮甲戌朝享于太廟

乙亥有事于南郊赦夏五月洛水溢六月有星隕于汾州秋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臨淮王

光弼卒僕固懷恩以回紇吐蕃來入寇汾陽王子儀鎮

奉天虜退秋有賊關中蟲蝗霖雨十二月夜星流如雨是歲吐蕃寇邠州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

之宜祿寇劍南節度使嚴武敗之當狗城冬寇奉天朔方兵馬使郭晞敗之邠西寇豐州守將馬望死之西原

蠻陷邠州永泰元年帝三春雨水吐蕃請和明日犬風拔木秋平盧

淄青亂兵馬使李懷玉逐節度使侯希逸得命權留後九月太白經天冬吐蕃犯奉

天退至邠與回紇合復入寇汾陽王子儀屯涇原回紇

請盟及吐蕃戰靈臺敗之成都亂漢州刺史崔旰殺節使郭英乂大曆

元年帝四春二月釋奠于國子監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

居之祭酒蕭昕請興學詔復補國子生親釋奠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大軍持往聽講大璽夏旱秋洛水

溢冬周智光以同華反吐蕃陷原州寇奉天同華節度使周智光邀擊大破之逐北至

邠州即殺刺史張麟焚坊州還鎮益驕橫聚眾命行剽擄雷槽米二萬斛陝州監軍張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

光怒斬之殺虢州刺史龐元語加僕射嫂罵日智光有大功不與平章事與僕射何也且同華地狹不足展夜

暹舒足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請討不許
十二月彗星出于瓠瓜掃宦者是冬無雪
二年春詔汾

陽王子儀討智光智光受誅夏鴻漸復知政事秋吐蕃

寇靈州八月月入氏犯畢九月熒惑犯南斗乙丑晝有星流南方冬十一月雨木水京師地震河

東南淮浙五十五州水○是歲桂州山僚及三年春商州亂兵馬使劉洽殺刺史殷仲卿三

月朔日觸夏幽州亂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德承天地震秋八月熒惑犯太微垣王紹領河

東節度使辛雲京卒○是歲吐蕃寇靈州四年春遣御史稅

商錢免京兆今歲稅京師地震冬相鴻漸卒初鴻漸出為鄆南東

西川副元帥崔旰據成都鴻漸至蜀使人先達意於旰許萬全旰卑辭重賂迎之鳴漸至接以溫恭又數薦之

朝請以節制讓又表其將各為州刺史帝從之已自請入朝廣貢獻復知政事及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

葬吐蕃寇靈州朔方軍留後左僕射冕同平章事尋卒常謙光敗之冬十月大霧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舉以相受命蹈舞仆地未幾卒廣桂州亂容管經畧使王翊平之五年

春內侍監魚朝恩誅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

相兼領夏湖南亂兵馬使臧玠殺團練使崔灌彗星出五車出北方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自

是歲間行錄開國賢臣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勣魏徵王珪後○是歲西原蠻入寇六年春副元

帥抱玉請解山南使專備隴坻從之嶺南亂經畧使王翊討平之

河北旱夏藍田西原地陷命毀錦及文紗吳綾為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母得衣七年春江州

大雨雹大風拔木京秋廬龍亂殺節度使朱希彩副使師旱赦減膳徹樂秋廬龍亂殺節度使朱希彩副使

免租庸三之二十二年八年春詔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

御史歲各舉刺史縣令一人秋吐蕃寇靈州汾陽王子

儀敗之七級渠廢華州屯田給貧民嶺南亂循州刺史哥舒晃殺

百史二編 卷之三十八

節度使冬吐蕃寇涇邠汾陽王子儀擊却之子儀使渾

五千戰宜祿宿將不用命敗績涇原節度使馬璘戰潘

原為虜所隔裨將段秀實發城中兵陳東原吐蕃却璘

乃得還子儀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勁

聞天下今敗績何以雪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城罪

不則再見使子儀復使將兵趨朝那虜欲掠涇隴鹽州

刺史李國臣目虜乘勝必犯郊畿我荷其後虜必反引

兵趣秦原鳴鼓虜聞之返城邀之隘盡復其所九年春

徐州亂逐刺史梁乘二月京十年春田承嗣反陷相洛

衛州衛刺史薛昭義軍亂兵馬使裴志清殺節封皇子

十二人為王河陽軍亂殺三城使陝州軍亂殺兵馬使

察使李國常休明夏發諸道兵討田承嗣四月甲申大雨雹犬

清走風震關門秋吐蕃寇臨涇隴州帥抱玉敗之十月

涇義寧帥璘敗之百里城秋七月杭州海溢冬日

貴妃獨孤氏薨追册為皇后嶺南平節使路嗣恭克十

一年春赦承嗣夏汴宋軍亂都虞侯李靈曜殺兵馬使

孟鑿叛附田承嗣秋閏八

月太白十二年春再赦田承嗣承嗣者祿山猾賊將也

書見既專魏博六州之地仍

為安史父子同祠名四聖祠天子不能難諷今毀去而

加同平章事降詔以示褒又詔以永樂公主妻其子華

結之而承嗣愈益恣昭義將薛嵩卒嵩子平年十二將

誘其眾殺等而引兵襲相洛衛陷之詔諭止不聽於是

盧龍朱滔范陽李寶臣平盧李正巳以宿怨嫌其并鄰

士各上章請致討天子乃下制貶承嗣官發諸道兵討

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帥薛兼訓攻其北正

已與淮西帥李忠臣攻其南而承嗣將以磁州降河南

諸將破田悅於陳留諸道兵四合承嗣懼請束身歸命

止已寶臣前所遣使被囚者皆禮遣而潛籍戶口甲兵

穀帛之數與正巳曰承嗣老矣盍死無日諸子皆不肯

今獨為公守豈足煩大師乎平盧士以成德軍賞獨厚

方怨而承嗣復為言啗之正巳遂按兵不前承嗣遣列

百史一編 卷之三十八

將攻磁州。成德李寶臣屢進擊破之。俘獻京師。遣中使馬承倩宣勞之。遺百縷不慊。詬詈擲道上。兵馬使王武俊故說寶臣降者。乃大恚曰。公在軍。又新立功。而豎子敢然。况事平後乎。異時召還闕。釋兵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為已資。而寶臣亦憐於是。承嗣刻石為文。瘞范陽。日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而今望氣者言范陽有王氣。掘得之。寶臣心內喜。乃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襲盧龍軍。盧龍帥朱滔不虞有變。走。僅身免。承嗣乃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入燕矣。石上讖文。吾戲為之。寶臣慙怒而罷。於是諸軍皆圯。李正己乃上書為承嗣請罪。詔赦之。今入朝。竟不至。而汴宋李靈曜作亂。承嗣復遣兵助之。汴宋平。乃復討承嗣。承嗣又表謝罪。乃詔復官爵。今不必。
相元載以罪誅。縉貶括州刺史。夏。中書侍郎縉。楊禮部侍郎衮。常同平章事。詔諫官上封事。毋限時。六品以上官投匭者。無勒副章。秋。七

月。司徒平章事。縉薨。諡楊文簡。秋。河溢。恒定。趙三州地震。冬。無雪。○是歲吐蕃

危岷州。節度使張獻恭敗之。十三年。春。回紇寇并州。河東。留後鮑防

戰羊虎。紇敗之。夏。吐蕃寇靈州。十四年春。田承嗣死。汴

留後常謙光敗之。郴州山崩。宋亂。將李希烈逐節度使。夏五月。帝崩。年五。葬元陵。諡

文孝武皇帝。帝聰明寬厚。喜愠不形於色。好學強記。通

易象。從起靈武。以廣平王帥大帥復兩都。肅宗急欲得

京師。與回紇約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

紇。及克長安。葉護欲縱廣平王下馬拜。葉護於馬前曰。

今始得西京而俘之。則東京人必為賊固守。願寬之。至

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前取東京。即

引兵營漣水東而遂行。軍民見者皆泣下。曰：廣平王，真
羣夷主也。王整師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迎呼。
萬歲。天子聞，太息自以爲不及也。及玄宗徙西內，肅宗
病，卧大內，不朝。以皇太子往來侍湯藥，嘗而進衣，不解
帶者數旬。二宮藉以通中外，大悅。既即位，顧善柔，撫幾
濡，忍不能決，蔽於讒。以姑息養亂，既誅李輔國，闔元振
以驍騎大將軍得幸，專自恣，忌汾陽王子儀功高任重，
爲譖構百端。帝惑之，子儀不自安，請解副元帥節度使，
留京師。臨淮王光弼在淮，頴亦畏讒，中內懼，不敢朝。左
僕射晁以山陵使議嚴事，忤元振，貶施州帥。來瑱自襄

陽召相，以元振譖賜死，而梁從義以鄧州反，表理瑄，則
以爲留後。中外憤惋，始帝與汾陽王子儀帥師，同憂患，
已平兩都，同功相好甚，以讒故，中不能自明，懼讒且成，
乃哀肅宗時所賜手詔十餘，通上之，因自明。帝大感，報
之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繼自今，其勿有疑。會
吐蕃入寇，破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
河西隴右之地。而元振專閉壅，不以聞。虜過邠寧，乃大
恐。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副雍王适，鎮咸陽，以禦難。時
子儀閑廢之日久，部曲離散，獨從二十騎以行。至咸陽，
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氏羌二十餘萬，衆渡渭水，企南山

而東矣。子儀使人請濟師。元振過之不召見。吐蕃渡便橋。帝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官吏六軍盡逃散。發使徵諸道兵入衛。皆以元振居。中無至者。子儀聞之流涕。董行營兵西還護京師。道遇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劫豐王珙等出迎虜。子儀叱之下。獻忠下馬前跪曰。今廟社無主。令公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斥責之。以其執送行在。以受誅。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帝中國。縱掠長安中。相晉卿卧疾。虜輿入省脅之。晉卿閉口不言。以竟免。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南山而東。謂判官王延昌曰。六軍逃潰者在商州。速往收可集也。延昌

至商州。諸將方縱掠。聞汾陽王在。乃大喜。得四千人以來。子儀泣諭以某雪國耻。皆感激受約束。帝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前請陝宿衛。子儀表曰。臣請陝則京師不可復。京師不可復則陝無繇而保。是兩失之也。臣出藍田則可收京師。收京師則陝無事保而保。是兩得之也。臣不收京師無以見陛下。願聽臣。於是子儀度吐蕃雖暴掩都城得之。終不能久有之也。遣羽林將長孫全緒。寶應軍使張知節。出藍田爲前鋒。至韓公堆。晝擊鼓。謹山張旗幟。夜燃烈火。以疑虜。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師百萬。今至矣。吐蕃驚。遂拔衆遁。而王甫自

稱京兆尹。聚衆暴橫。長安中。子儀至澠水。引三千騎徐進。遣使行召甫。甫至。責其亂命。立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召入城。京畿遂安。自變生。倉卒天下皆歸咎程元振。元振素毀短子儀。而子儀竟成收復功。則大懼。說帝都洛陽。子儀疏諫曰。雍州古稱天府。襟帶終南太華之險。皆負清渭濁河之固。此秦漢之所以成帝業也。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獨以六軍皆市井子竄虛名。逃實賊。盤結其中。一就戰。渙然無前。闕心。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則是豈秦地之不可保哉。今道路流言。咸謂乘輿且都洛。洛陽自六盜來。

焚掠殆盡。井邑如墟。千里蕭條。亭舍不烟。其何以奉萬乘牲餼。僕百官次舍。何可都也。昔衛爲狄滅。文公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而有之。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豈當憂貧。願斥素餐。去冗食。薄征役。弘卹鰥隱。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也。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真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京師。至渭橋。子儀頓首請罪。帝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於是削閣。元振官封。放歸田。尋流溱州。而闔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方吐蕃入京師時。太常博士柳伉發憤上疏言。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志願死王事。今日之難。是臣死之日。

也。將死之言，庶禪萬一。臣聞天生四夷，皆習戰鬪，然輕走而易北。今大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拔邠涇，曾不血刃，直底城闕，館穀旬月，綿地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陛下效一戰，各携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燒焚陵寢，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回紇北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待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竭慮，至使比指汾浦，西失秦川，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間，警十月一日徵兵，今四十餘日矣，天下無一人至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僚，志皆離叛，陛下獨能以陝郡堅城，長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之事，較臣所言，為虛耶？實耶？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央大計也？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投藥，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今日之病，皆因不練士卒，疎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請即斬程元振之首，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仍以神策兵

馬延付漢官，日與賢臣坐議政理，然後降明詔，削尊號，引過自責，誓與將相百僚，率德勵行，一月之內，天下兵馬必雲集闕下，言如不效，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帝猶以元振有擁護功，詔削官爵，放歸田。元振衣婦人衣，入長安，規復用為京兆。僕固懷恩者，本鐵勒部酋也。以降所獲，論死，宥流溱州。金微從汾陽王子儀戰河北，從臨淮王光弼戰常山，功最已。從子儀赴靈武，從擊回羅，從敦煌王延家使回紇，請兵與可汗結約，平兩京，及是復以回紇軍復東都，河

陽誅史朝義，汾陽王子儀以其功大，請以副元帥讓之。副元帥者，以皇太子稱元帥而名，實專總六師。方朝義敗時，賊將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帥，抱玉張志忠以恒趙澤定易五州降于帥，雲京二節使人軍，嵩志忠

畢受代而懷恩恐賊平寵衰請分賊三降將帥河北為
黨援於是二節使各表懷恩有異志宜為防懷恩受詔
勞回紇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不犒師結中使駱
奉僊白其必反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僊詔和解之而
懷恩憤怨上書自訟反書曰臣罪有六昔同羅作亂臣
為先帝掃清河曲罪一男玠敗
陷臣虜自歸臣斬之以令眾罪二二女遠嫁絕域為國
家和親三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河北新附撫安反側
五說諭回紇使赴國難六臣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
奉天顏又以來瑒之死畏中官讒口懼不敢前臣奏奉
僊罪非不據實而罷任滿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
皆云與驃騎議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遣遠近
疑阻儻不納愚懇終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亦豈
能安國帝使裴遵慶詣懷恩俞旨令入朝懷恩抱遵慶
足泣訴冤然以懼譖訴為解竟不朝而遣子瑒潛師襲
太原不克圍榆次為其將焦暉自王所殺懷恩聞之哭

人告其母母口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離
禍變將併必及我如何懷恩不能對出母提刀逐之
日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
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騎渡河走雲州方帝出居

陝刑尚書顏真卿請奉命召懷恩使赴難不許及還都

命之行真卿曰陛下在陝時臣往以忠義責之使赴難

夫何敢不聽今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說之

無辭召之庸肯至乎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

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將可

無戰而定也會李抱真自汾陽跳身歸帝召見問河中

動靜對曰懷恩反然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

父兄陛下以子儀鎮朔方立定矣於是詔子儀為關內

河東副元帥節度河中。召見諭之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勉爲朕行。子儀頓首受命。懷恩將士聞之。相謂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子儀至軍。斬將十四人。杖三十人。而定衆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走雲州。明年以回紇吐蕃衆十萬寇奉天。京師震駭。子儀朝召問計。對曰。虜無能爲也。懷恩本臣。禍裨雖果。悍然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因思歸之士誘與俱來耳。其衆皆臣故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保爲陛下平之。遂出鎮。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吾地。利速戰。吾堅壁待之。彼將

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旣而夜出陳於乾陵南。虜始以國家爲無備。欲襲之。見大軍驚愕。不戰退。攻邠州。子儀已前遣子晞將屯邠州。賊攻不克。已遂遁。進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讓不敢受。而上奏言。昔安史據東都。故諸道置節使制其衝。合時務也。今大盜殄平。而所在聚兵。耗百姓。非便。請罷之。自河中始。於是罷河中及耀德軍。而子儀留京師。明年春。吐蕃遣使來請盟。相元載蒞盟。子儀曰。吐蕃必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守矣。詔遣兵戍奉天。旣而吐蕃回紇吐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爲懷恩誘。果分道寇邊。子

儀使人入奏曰。虜騎兵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出兵扼其衝。於是命淮西李忠臣屯渭橋。滑濮李光進屯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僊李日月屯藍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爲防。命下。諸道不以時出師。淮西李忠臣得詔。獨卽日行。或勸請擇日。忠臣曰。父母有急。豈擇日後救耶。時天子佞佛。方置百高座內。出二寶輿。奉仁王經。音樂鹵簿。百官從送資聖寺講之。而虜猝至奉天。始罷講。命子儀將屯涇陽。而天子自將屯苑中。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團丁壯爲兵。民大駭。逃散。百官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言

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幸河中。則何如。公卿貽愕。莫能對。有劉給事者。出班抗言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得無動。而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百。衝虜陳入之。挾虜將躍馬還。士氣大奮。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已解去。至邠州。遇回紇合軍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防守。而不戰。時懷恩於道暴病死。而二虜爭長。不相能分營。而居。子儀覘知之。使才將李光瓚等說回紇。與俱擊吐蕃。回紇大師藥葛羅聞不信。曰。令公顧在此乎。汝始我耳。果在此。儻可得見乎。光瓚還。以告子儀。曰。今衆寡不

敵難以力勝也。吾昔從回紇結約厚甚。若挺身前說之。可無戰而下也。賓佐交諫不聽。請選鐵騎五百從爲衛。亦不聽。子晞叩馬諫曰。戎狄豺狼。不可信也。大人國元帥。奈何輕身爲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以至誠與之言。脫見聽。則社稷之衛也。不然。亦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從數騎開壁出。令人前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進。諸酋長相顧曰。果我父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今奈何負約。深入我地。棄前

功。徼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等所爲。我死。我將士且人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公何言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寧忍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掠我郊甸。驅馬牛雜畜。行亘數百里。此天所以賜汝也。全師繼好。破敵取資。不可失矣。藥葛羅口。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當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子儀許諾。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漸進。子儀揮却之。因呼酒與酋長共飲。藥

葛羅請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舉酒酌地大呼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孟行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諸酋長相顧喜，皆嘖嘖語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獨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定約。吐蕃聞夜遁。藥葛羅遣酋長入見帝，而身率眾追吐蕃靈臺西。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助之，殺獲者萬計。京師解嚴。當是時，虜再入寇，賴子儀盛德填之，而社稷再安。時子儀驍將，從懷恩入外夷，不招之，恐後為國患，詔回紇資遣舊將歸，諸將皆請鳳翔自歸已，回紇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請子儀以回紇有入功，宜有以答其意。又中國須馬，臣請納一歲俸佐馬值，已復言靈武經危難，百姓

彌繫戎落夫，安請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鎮之。而率士卒田河中，自耕百畝，將卒以差以受田。於是士不勸而力耕，野無曠土。河中殷實，嗣恭屯涇原，拔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相元載忌子儀，自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朔方，力不支，而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居腹裏無事，請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若邊上荒殘，軍實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而子儀徙鎮邠，則又往鎮邠。子儀簡精兵自隨，使裨將將餘兵分守河中朔方為國防。帝幸陝時，臨淮王光弼以畏讒遷延不入衛，除東都留守，辭以就江淮糧運不就。徵始光弼治軍嚴，指額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子儀同功，及是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愧恨成疾卒。而子儀當是時，程元振既放死，中人朝恩以扈儀篤忠獨著矣。幸陝功益親相，元載結中人刺帝意所屬，承旨探微為玄言逢之。帝大悅，信用而載及相縉鴻漸，皆佞佛，載為帝言因果報應，以國祚幾危不傾為佛力驗。繇是臣民

承風。皆廢人事而奉佛。初朝恩目不知書。既貴乃頗引
稍知文字者。從學經爲文。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之敢
抗。命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古成均之任甚重。當
用名儒。不當用宦者。領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而朝恩
故易視宰相。遂執易升座。講鼎六四。譏切之。稍怒元載
怡然朝恩
日怒者常情笑
者不可測也勢傾朝野。言無不從。朝政有不關與者。
輒恚咄咄言。天下事有不繇我者耶。每入殿。常使射生
將將百人自衛。帝頗內惡之。元載知其可間也。乘間請
除之。帝患其握兵難制。令潛爲方畧。曰善圖之。勿反受
禍。於是載結朝恩腹心。盡傾之。以寒食宴貴近。禁中宴

罷。縊殺之。以尸歸其家。出宣撫北軍將士曰。爾等朕瓜
牙。勿懼也。而載遂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與王縉比
而納賂。恐奏事者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官。長
官白中書。乃後奏刑尚書。顏真卿疏爭曰。諸司長官皆
達官。言得專達於天子也。諫官御史。天子耳目之臣。今
論事使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
無門籍人有急奏。令門司與仗家立引奏。防壅蔽如此。
李林甫爲相。塞言者路。下情不得上通。卒成幸蜀之禍。
今踵行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而止。天下之
士。鉗口結舌。無復言者。而陛下亦以爲天下無事可論。

是林甫復起於今也。載怒貶峽州別駕。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載陰事。帝置之客省。而少良洩之。載以聞。帝怒以少良甚間君臣。付京兆杖死。而疑載愈深。已載授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請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令部司無簡勘。帝猶從之。然益厭其所為。以任政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戒坊之。終不悛。會有告載縉夜醮禱圖不軌者。命后弟金吾大將軍湊密收之。與吏尚書晏御史大夫澠同鞫訊。皆伏罪死。晏謂澠曰。故事重刑。三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請。澠從之。乃以逆法誅載。而貶縉梧州。有司籍載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載

帝與李泌少厚。善。既即位。徵之衡山。至。賜金紫。為作書院於蓬萊殿側。時過之。乃軍國大事。皆與議。欲以為相。辭而元載忌惡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來參佐。帝謂泌曰。元載實不容卿。卿請少遊所避之。俟除載。報卿。卿速裝來。乃以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善待之。及載誅。召人執手曰。別八年矣。乃能誅此賊。不然。幾不見卿。泌對曰。陛下獨舍容太過。故自使至此。誠知其不善。亟去之。則懲大於小矣。帝懊惜久之。先是禮侍郎縉。清介敦素。為古學。與深尚書吏部品。裁清。免為元載所忌。為上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為。遷國子祭酒。陽尊用。實處以散地。而天

下士衆信縮。唯天子亦自知之也。及載誅，召相制下士。相慶於朝。御史中丞寬第舍宏麗，即日毀撤。京兆尹黎幹立省，從騎馭汾陽。王子儀在郊行營，方宴客間，縮相減坐中，聲樂五之四。縮既相，釐弊更化，衆方翕然望其有爲。相旬日而病，無何薨。帝驚悼，謂群臣曰：天不欲使朕致太平耶？何奪吾楊縮之速也。縮字公權，華州華陰人。少孤貧，事母謹，獨處一室，左右圖書，疑塵滿席，擔如也。爲右拾遺，天寶亂，脫身見天子，遷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建言取士當先行義，請置孝廉方正科，復古選舉，語具學較志中。及得相，以元載薄京官俸，至不能日給，奏請增以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爲威權外，移請刺史不得輒去州，請使所即不稱職者，贖負本道，使得舉奏，不得擅追及停，以冗員多害治，請罷省冗官，以古兵出於農，定上中下州置兵，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日官徒給身糧，醬菜者，日

團結，差黠士人，得春夏歸農，秋冬追集，遣卽官御史分道巡覆之。始天下其興爲一切官品同，而祿以例爲差。次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儉，卽大州刺史，僅數十緡，而止。請定州縣官月廩，使優狹相適。復太平之舊，會有疾，詔令就中書省療治，對延英殿，許吏夜扶前，未幾薨。縮與常袞相，縮清儉，天性而弘，通多可，袞頗務細碎，求清聲，及縮薨，太常議諡文貞，比卽卽蘇端持異議，實袞陰主之，帝怒，貶端巴州。諡文簡。縮素約，未嘗間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竟日，終不及榮利，有欲干以私者，聞其言，內發愧，自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初年史朝義誅，河北平，左拾遺獨孤及見能卽詣精云。

上疏言：今師興不息十年矣，天下生產空於杼軸，筋力疲於僕億，而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又剝貧人之膚髓以奉之。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此大患所伏，陛下獨不思以救之。

乎。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而邠涇鳳翔之兵。既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警。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此臣之所大惑也。謂宜阨要害之地。置屯禦。而悉休其餘。甦疲亾之命。蓋是時。天下郡國。何萬城無一城無兵者。故及言如此。而自肅末年。平盧帥死。使中使往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旌節。高麗人李懷玉。遂殺舊帥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卽因授之。而方鎮之廢立。自軍士始於此。其後河南北諸方鎮。遂根據蟠結。諸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予朝廷。完城增兵。輒噴起。煩言謂天

子爲猜已間之。帝常爲罷役。而諸鎮於境內築壘繕兵。斂財賄無虛時。以爲固當不暫息也。以是雖在中國名蕃。臣實不用朝命。於蠻貊不異。朱泚軍中有貓鼠同乳不害。以爲瑞。列上之。實天微表相。袞率羣臣賀。侍郎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帝問故。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也以爲人去害。雖微必錄。今貓不能捕鼠而乳之。則反常爲妖。其應若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捍敵。王法不懲大慙也。云爾。臣愚以爲宜申救。有司察貪吏申邊徼。嚴將帥法官之選。則猫能致工。鼠不爲害。而終已不能。用帝性本寬仁。私人覆下。雖頗惑讒間。而遇勳賢大

臣甚思恩逮於黎庶汾陽王子儀中子曖尚昇平公主
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耳
公主志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
天子天下豈汝家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毀服
入待罪帝曰鄙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見女子閨
房之言何足關聽也臨淮王光弼遷延不朝帝恐嫌遂
成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微不至迎其母至長
安厚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親禮之僕固懷恩反下
詔撫其家言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
君臣情義初無間然其歸自詣闕已懷恩子場爲其下

所殺傳首詣闕群臣入賀帝愀然曰朕言不孚人致勲
臣顛越深用自愧何賀也懷恩反三年猶曲爲之諱曰
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懷恩死輦其母至京師給待
優厚卒禮葬之田承嗣叛載縶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
其境因之帝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京兆尹黎幹
奏秋霖損稼戶侍郎韓滉劾其不實渭南令劉藻附滉
稱縣稼不損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
行視稼大傷帝太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即不損猶
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敕毀白渠支流碾
磴禁分水令得益漑田昇平公主有二禮其中請得毋

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爲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蓋德厚如此。然輔國元振。朝恩以中人載以相承。嗣以藩鎮。各自擅。獨熟視莫誰。何禁之。爲讒間。焰焰不聖也。後勢溢自斃。所譖者不必禍。而爲讒者。畢受誅。故社稷幾危。亦因以不亾云。

論曰。方天寶末。大盜起。倉卒。天子奔蜀。宣帝起靈武。卒能以一旅復宗廟。定兩都。方代宗拜棄。護馬前時。華戎屬目。咸以爲真華夷主也。得天人心矣。乃父子在御。二十餘年。大闢戾相。接踵干紀。與幽州寇盜相始終。太阿大柄。人得尸之。則君道之御。其臣下信不易哉。臯謨陳性術之變。調劑之於德。蓋寬栗柔立。擾毅而後能用。其中也。有以也耳。

